



唐書
五



伊 8
1735
249



1735
249

韋張嚴韓列傳第八十三

唐書百五十八

韋臯字城武京兆萬年人六代祖範有勲力周隋間臯始仕為建
 陵挽郎諸帥府更辟擢監察御史張鎰節度鳳翔署營田判官以
 殿中侍御史知隴州行營留事德宗狩奉天李楚琳殺鎰劫眾叛
 歸朱泚隴州刺史郝通奔降楚琳始泚以范陽軍鎮鳳翔既歸節
 而留兵五百戍隴上以部將牛雲光督之至是雲光謀請臯為帥
 將劫以臣泚別將翟暉伺知以白臯雲光懼不克率眾出奔至汧
 陽遇泚奴使臯所謂雲光曰太尉已為天子使我以御史中丞授
 臯若聽固吾人也不受可遂誅之請以兵俱許之臯迎勞先納奴
 僞受泚詔即讓雲光曰既去而復何也對曰向未知公之命故去
 今還願與公同生死臯曰大使固善苟無它圖請釋甲以安眾而
 後可入也雲光以臯諸生亡能為乃命士委仗鎧臯受而內其卒

新念圖書
 此係八年八月
 所購君山諸田
 以贈資一人



明日置酒大會，奴雲光與其下至，臯伏甲左右，廡酒行盡，殺之以其首，徇泚。復使它奴拜臯鳳翔節度使，臯亦斬之。及從騎三人，縱一人使報泚。帝聞，乃授臯隴州刺史，置奉義軍，拜節度使，寵其功。臯遣兄平及弁繼至，奉天士氣益壯，乃築壇血牲，與士盟曰：「協力一心，以誅元惡，有渝此盟，神其殛之。」又馳使吐蕃，與連和。隴坻遂安。帝自梁洋還，召爲左金吾衛將軍，遷大將軍。貞元初，代張延賞爲劍南西川節度使。初，雲南蠻羈附吐蕃，其盜塞必以蠻爲鄉道。臯計得雲南，則斬虜右支，乃間使招徠之，稍稍通西南夷。明年，蠻大首領苴那時以王爵讓其兄子烏星，始烏星幼，那時攝領其部，故請歸爵。臯上言：「禮讓行于殊俗，則佛戾者化，願皆封以示褒進。」詔可。又明年，雲南款邊求內屬，約東蠻鬼主驃傍苴夢衝等絕吐蕃盟。五年，東蠻斷瀘水橋，攻吐蕃，請臯濟師。臯遣精卒二千與蠻

共破吐蕃於臺登，殺青海大酋乞藏遮遮臘城酋悉多楊朱及論東柴等虜，墜死崖谷不可計，多獲牛馬鎧裝，遮遮尚結贊之子虜貴將悍雄者也。旣敗酋長百餘，行哭隨之，悍將已亡，則屯柵以次降。定進檢校吏部尚書，初東蠻地二千里，勝兵常數萬，南倚閭羅鳳，西結吐蕃，狙勢彊弱爲患。臯能綏服之，故戰有功。詔以那時爲順政王，夢衝懷化王，驃傍和義王，刻兩林勿鄧等印以賜之。而夢衝復與吐蕃盟，臯遣別將蘇崕召之，詰其叛，斬于琵琶川。立次鬼主樣蕓等蠻部震服，乃建安夷軍於資州，維制諸蠻。城龍谿於西山，保納降羌。九年，天子城鹽州，策虜且來撓襲，詔臯出師牽維之。乃命大將董勛、張芬分出西山靈關，破峨和通、鶴定、廉城、踰的、博嶺，遂圍維州，搏棲雞，攻下羊溪等三城，取劍山，屯焚之。南道元帥論莽熱來援，與戰破其軍，進收白岸，乃城鹽州，詔臯休士以功爲

幕

檢校尚書右僕射扶風縣伯於是西山羌女訶陵南水白狗逋租弱水清遠咄霸八國酋長皆因臯請入朝乃遣募府崔佐時由石門趣雲南而南詔復通石門者隋史萬歲南征道也天寶中鮮于仲通下兵南溪道遂閉至是蠻徑北谷近吐蕃故臯治復之繇黎州出邛部直雲南置清溪關號曰南道乃詔臯統押近界諸蠻西山八國雲南安撫使俄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三年復嚮州吐蕃怨完壘造舟謀擾邊臯輒破卻之自是曩貢臘城等九節度嬰嬰籠官馬定德與大將舉落皆降昆明管些蠻又內附贊普怒遂北掠靈朔破麟州以取償焉帝詔臯深入以撓虜臯遣大將陳洎等出三奇崔堯臣趨石門無衣山仇冕董振走維州邢玘出黃崖略棲雞老翁城高倜王英俊繇義和清溪道薄故松州元膺出濕山成溪臧守至道黎嚮韋良金趨平夷路惟明自靈關夏陽攻逋

租偏松城王有道涉大度河陳孝陽率蠻苴那時等道西瀘攻昆明諾濟師無慮五萬以八月悉出塞十月大破吐蕃拔其保鎮捕候追奔轉戰千里遂圍維州吐蕃釋靈朔兵使論莽熱以內大相兼東境五節度大使率雜虜十萬來救師伏以待虜乘勝深入師譟而奮虜大潰生禽莽熱獻諸朝帝悅進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南康郡王帝製紀功碑褒賜之順宗立詔檢校太尉會王叔文等干政臯遣劉闢來京師謁叔文曰公使私於君請盡領劔南則惟君之報不然惟君之怨叔文怒欲斬闢闢遁去臯知叔文多釁又自以大臣可與國大議卽上表請皇太子監國又上牋太子暴叔文亾之姦且勸進會大臣繼請太子遂受禪因投殛姦黨是歲臯暴卒年六十一贈太師諡曰忠武臯治蜀二十一年數出師凡破吐蕃四十八萬禽殺節度都督城主籠官千五百斬首五萬餘級獲

牛羊二十五萬收器械六百三十萬其功烈爲西南劇善拊士至雖昏嫁皆厚資之壻給錦衣女給銀塗衣賜各萬錢死者稱是其僚掾官雖顯不使還朝卽署屬州刺史自以侈橫務蓋藏之故劉闢階其厲卒以叛朝廷欲追繩其咎而不與臯者詆所進兵皆鏤定秦字有陸暢者上言臣向在蜀知定秦者匠名也繇是議息暢字達夫臯雅所厚禮始天寶時李白爲蜀道難篇以斥嚴武暢更爲蜀道易以美臯焉始臯務私其民列州互除租凡三歲一復臯沒蜀人德之見其遺象必拜凡刻石著臯名者皆鑿其文尊諱之兄聿弟平聿以蔭調南陵尉遷祕書郎以父嫌名換太子司議郎辟淮南杜佑府元和初爲國子司業劉闢與盧文若反臯子行式娶文若女弟聿不以聞闢平行式妻當沒掖庭有司并按聿或以道遠不應坐乃皆赦之終太子右庶子平與臯斬朱泚使者間

走奉天上功擢萬年尉平子正貫字公理少孤臯謂能大其門名曰臧孫推蔭爲單父尉不得意棄官去改今名舉賢良方正異等除太子校書郎調華原尉後又中詳閑吏治科遷萬年主簿擢累司農卿坐尚食乏供貶均州刺史久之進壽州團練使宣宗立以治當最拜京兆尹同州刺史俄擢嶺南節度使南海舶賈始至大帥必取象犀明珠上珍而售以下直正貫旣至無所取吏咨其清南方風俗右鬼正貫毀淫祠教民毋妄祈會海水溢人爭咎撤祠事以爲神不馱正貫登城沃酒以誓曰不當神意長人任其咎無逮下民俄而水去民乃信之居鎮三歲旣病遺令無厚葬無用鼓吹無請諡卒年六十八贈工部尚書

劉闢者字太初擢進士宏詞科佐韋臯府遷累御史中丞度支副使臯卒闢主後務諷諸將徼旌節憲宗以給事中召之不奉詔時

唐書百五十八 四
帝新卽位欲靜鎮四方卽拜檢校工部尚書劔南西川節度使關
意帝可動益驚蹇吐不臣語求統三川欲以所善盧文若節度東
川卽以兵取梓州且以術家言五福太一舍于蜀乃造大樓以祈
祥帝始重征討而宰相杜黃裳勸帝且言關妄書生耳可鼓而俘
也薦高崇文李元弈等將神策行營兵皆西使嚴礪李康犄角之
詔許自新關不聽崇文取東川帝乃下詔奪其官進破鹿頭關遂
下成都關從數十騎走至羊灌田自投水不能死騎將酈定進禽
之文若先殺其族縋石自沈于江失其尸檻車送關京師尚冀不
死食飲于道晏然將至都神策以兵迎之係其首曳而入驚曰何
至是邪帝御興安樓受俘詔詰反狀關曰臣不敢反五院子弟爲
惡不能制詔問遣使賜節何不受乃伏罪獻廟社徇于市斬子城
西南獨柳下子超郎等九人與部將崔綱以次誅始關嘗病見問

疾者必以手行人其口關卽裂食之唯盧文若至如平常故益與
之厚而皆夷族

張建封字本立鄧州南陽人客隱兗州父玠少任俠安祿山反使
李廷偉脅徇山東魯郡太守韓擇木迎館之玠率豪桀段絳等集
兵將斬以徇擇木不許唯司兵參軍張孚助其謀乃殺廷偉并其
黨以聞擇木孚皆受賞而玠去之江南不自言功建封少喜文章
能辯論慷慨尚氣自許以功名顯李光弼鎮河南盜起蘇常間殘
掠鄉縣代宗詔中人馬日新與光弼麾下皆討建封見中人請前
喻賊可不須戰因到賊屯開譬禍福一日降數千人縱還田里由
是知名湖南觀察使韋之晉辟署參謀授左清道兵曹參軍不樂
職輒去令狐彰節度滑亳奏置幕府彰不朝覲建封非之往見轉
運使劉晏晏奏試大理評事使筦漕務歲餘罷時馬燧爲三城鎮

唐書百五十八
五
遏使雅知之表爲判官擢監察御史燧伐李靈耀軍中事多所諏訪從鎮河東授侍御史卽表其能於朝楊炎將任以要職盧杞不喜出爲岳州刺史李希烈旣破梁崇義跋扈不臣壽州刺史崔昭與相聞德宗召宰相選代昭者杞倉卒不暇取它吏卽白用建封希烈數敗王師張甚遂僭卽天子位淮南節度使陳少游陰附之希烈遣將楊豐齎僞赦二畀建封少游豐至建封縛致軍中會中人來對之斬其首因送僞書于行在少游聞之恚汗不自處建封乃劾其附賊狀帝方蒙難不暇治也希烈又署杜少誠爲淮南節度使約破壽州以趣江都建封壁霍丘秋柵拒之賊不能東遷團練使帝還自梁少游卒憂死進兼御史大夫濠壽廬觀察使是時四方尚多故乃繕裨隍益治兵四鄙附悅希烈使票帥悍卒來戰建封皆沮劔之賊平進封階又任一子正貞官貞元四年拜御史

大夫徐泗濠節度使始李洧以徐降洧卒高承宗獨孤華代之地迫于寇常困蹙不支於是李泌建言東南漕自淮達諸汴徐之埭橋爲江淮計口今徐州刺史高明應甚少脫爲李納所并以梗餉路是失江淮也請以建封代之益與濠泗二州夫徐地重而兵勁若帥又賢卽淄青震矣帝曰善繇是徐復爲雄鎮久之檢校尚書右僕射十三年來朝帝不待日召見延英殿詔會朝赴大夫班以示殊寵建封賦朝天行以獻帝眷遇異等賜名馬珍具是時宦者主宮市置數十百人閱物塵左謂之白望無詔文驗覈但稱宮市則莫敢誰何大率與直十不償一又邀闔闈所奉及腳傭至有重荷趨肆而徒返者有農賣一驢薪宦人以數尺帛易之又取它費且驅驢入宮而農納薪辭帛欲亟去不許恚曰惟有死耳遂擊宦者有司執之以聞帝黜宦人賜農帛十匹然官市不廢也諫臣交

唐書百五十八
章列上皆不納故建封請間爲帝言之帝頗順聽會詔書蠲民逋賦帝問何如答曰殘逋積負決無可斂雖蠲除之百姓尚無所益又陳河東節度使李說華州刺史盧徵皆病不能事左右得以爲姦右金吾大將軍李翰好刺細事規寵人疾惡之帝悉嘉可未幾制詔官師過從人情之常自今金吾勿以聞元巳賜宴曲江特詔與宰相同榻食其還鎮帝賦詩以餞于時雖馬燧渾瑊劉玄佐李抱真等動寵卓越未有以詩餞者帝又使左右以所持鞭賜之曰卿節誼歲寒弗渝故用此爲況建封又賦詩以自警勵十六年以病求代詔韋夏卿代之未至而建封卒年六十六冊贈司徒治徐凡十年躬於所事一軍大治善容人過至健黠亦未嘗曲法假之其言忠義感激故下皆畏悅性樂士賢不肖游其門者禮必均故其往如歸許孟容韓愈皆奏署幕府有文章傳于時子愔始以蔭

補虢州參軍事建封卒府佐鄭通誠者攝留事畏其軍亂因浙西戍兵過徐謀引以爲援舉軍怒斧庫取兵環府大譟殺通誠及大將數人乃表于朝請愔爲留後假旄節帝不許披濠泗隸淮南詔杜佑討徐亂泗州刺史張仝以兵攻埭橋與徐軍埭仝大敗帝未有以制乃授愔右驍衛將軍徐州刺史知留後以仝爲泗州留後杜兼爲濠州留後俄進愔武寧軍節度使元和初以疾求代召爲工部尚書以王紹節度武寧還濠泗隸徐徐人喜遂不敢亂而愔得行未踰境卒愔治徐七年其政稱治贈尚書右僕射
嚴震字遐聞梓州鹽亭人本農家子以財役里閭至德乾元中數出貲助邊得爲州長史西川節度使嚴武知其才署押衙遷恒王府司馬委以軍府衆務武卒罷歸會東川節度使李叔明表爲渝州刺史震以叔明姻家移疾去山南西道節度府又表爲鳳州刺

史母喪解起爲興鳳兩州團練使好興利除害建中中劔南黜陟使韋楨狀震治行爲山南第一乃賜上下考封鄜國公治鳳十四年號稱清嚴遠邇咨美遷山南西道節度使朱泚反遣腹心穆廷光等遺帛書誘之震卽斬以聞是時李懷光與賊連和奉天危蹙帝欲徙蹕山南震聞馳表奉迎遣大將張用誠以兵五千扞衛用誠至盩厔有反計帝憂之會震牙將馬勛嗣至帝告以故勛曰臣請歸取節度符召之卽不受斬其首以復命帝悅使計日往勛還得符請壯士五人與偕出駱谷用誠以爲未知其謀以數百騎迂勛館之左右嚴侍勛未發陰令焚草館外士寒爭附火勛從容引符示之曰大夫召君用誠懼將走壯士自後禽之用誠子斫勛傷首左右扞刀得免遂仆用誠而格殺其子勛卽軍中士皆擐甲矣勛昌言曰若父母妻子在梁州今棄之而反何所利邪大夫取用

誠爾若等無與衆乃服不敢動卽縛用誠送於震杖殺之而拔其副以統師始勛赴行在踰半日期帝頗憂比至大喜翌日發奉天旣入駱谷懷光以騎追襲賴山南兵以免尋加檢校戶部尚書馮翊郡王實封二百戶天子至梁州宰相以爲地貧無所仰給請進幸成都震曰山南密邇畿輔李晟銳於收復方藉六師爲聲援今引而西則諸將顧望責功無期帝未決會晟表至亦請駐蹕梁洋議遂定然梁漢間刀耕火耨民采稻爲食雖領十五郡而賦入纔比東方數大縣自安史後山賊剽掠戶口流散震隨宜勸課鳩斂有法民不煩擾而行在供億具焉車駕將還加檢校尚書左僕射詔改梁州爲興元府卽用震爲尹加實封二百戶久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貞元十五年卒年七十六贈太保諡曰忠穆從孫譔與宰相楊收善咸通中孫桂管觀察使擢爲江西節度使改號鎮

南軍時南蠻內寇詔募士三萬備之或言譔廣補卒擅納縑廩及收得罪韋保衡以譔素善收賕賄狼藉遣使按覆詔賜死韓弘滑州匡城人少孤依其舅劉玄佐舉明經不中從外家學騎射由諸曹試大理評事爲宋州南城將事劉全諒署都知兵馬使貞元十五年全諒死軍中思玄佐以弘才武共立爲留後請監軍表諸朝詔檢校工部尚書充宣武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先是曲環死吳少誠與全諒謀襲陳許使數輩仍在館弘始得帥欲以忠自表於衆卽驅出少誠使斬之選卒三千會諸軍擊少誠敗之汴自劉士寧以來軍益驕及殺陸長源主帥勢輕不可制弘察軍中素恣橫者劉諤等三百人一日數其罪斬之牙門流血丹道弘言笑自如自是訖弘去無一敢肆者李師古屯曹州以謀鄭滑或告師古治道矣兵且至請備之弘曰師來不除道也師古情得乃引

去累授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弘以官與太原王鐔等詔書宰相恥爲鐔下憲宗方用兵淮西藉其重更授檢校司徒班鐔上嚴綬以王師敗乃拜弘淮西諸軍行營都統使扞兩河而令李光顏烏重胤擊賊弘不親屯遣子公武領兵三千屬光顏然陰爲逗撓計以危國邀功者每諸將告捷輒索日不怡元濟平以功加兼侍中封許國公李師道誅弘大懼因請入朝冊拜司徒中書令以足疾命中人掖拜固願留京師帝崩攝冢宰俄出爲河中節度使以病請還復拜司徒中書令卒年五十八贈太尉諡曰隱始弘自汴來朝獻馬三千絹五十萬它錦綵三萬而汴之庫廩錢尚百萬緡絹亦百餘萬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不可數弘爲人莊重寡言罪殺人問法何如不自爲輕重沈謀勇斷故少誠師道等皆憚之詔使至或驚侮不爲禮齊蔡平執屈而後請覲然天子尊寵

唐書百五十八
 異等能以名位始終亦其天幸子公武字從偃起家衛尉主簿為
 宣武行營兵馬使以討蔡功檢校左散騎常侍鄜坊等州節度使
 弘入朝為右金吾將軍弘出河中弘弟充徙宣武乃曰二父居重
 鎮我以孺子又當執金吾職乎因固辭改右驍衛大將軍性恭遜
 不以富貴自處卒贈戶部尚書諡曰恭
 充本名璿少亦依舅家李元為河陽節度使署牙將元改昭義又
 從之元嘗謂賓左曰充後當貴諸君必善事之未幾弘領宣武召
 主親兵元曰我知君舊矣吾兒不才無足累君者二女方幼以為
 託遂辭去累授御史大夫弘峻法人人不自保充謙慎無少懈怠
 弘在鎮久不入見天子身又得士不自安因請入宿衛弘許之不
 即遣後因獵單騎走洛陽朝廷亮其節擢右金吾衛將軍轉大將
 軍斥軍士虛名不如令者七百人歷少府監鄜坊等州節度使穆

宗立幽鎮魏復亂王承元以募兵二千屯滑州朝廷恐募兵相誅
 為叛徙承元鄜坊而授充檢校尚書左僕射為義成軍節度使會
 汴軍逐李愿以李汭主留事帝謂充素為汴士悅向詔節度宣武
 兼統義成兵討汭戰郭橋破之會李質斬汭遂入汴初陳許李光
 顏亦奉詔討汭屯尉氏意先得汴欲俘掠以餌軍而汴監軍姚文
 壽亦欲納光顏充聞其謀馳至城下汴人望見充歡躍無復貳者
 始帝遣人問破賊期充對汴天下咽喉臣頗習其人然王師臨之
 一月可破方二旬即克帝喜曰充料敵若神加檢校司空籍汭所
 脅為兵者三萬悉縱之又責首亂者千餘斥出境令曰敢後者斬
 由是內外按堵汴人愛賴之卒年五十五贈司徒諡曰肅充雖將
 家性儉節歷三鎮居處服玩如儒先生乘機決策無餘悔世推善
 將李元沒充為嫁二女周其家自弘去汴監軍選軍中敢士二千

直閣下日秩酒肴物力幾屈然不敢廢充未入時李質總軍事乃曰韓公至而頓去二千人食豈不失人心乎不去且無以繼可以弊事遺吾帥乎因悉罷之而後迎充李質者節士也始爲牙將及介爲留後邀帥節勸之不從介疽發于首委質以兵遂禽介終金吾將軍

贊曰臯建封弘本諸生震興田畝間未有以異人及投隙龍驤皆爲國梁楹光奮一時使不遭遇與庸夫汨汨並齒而腐可也臯弘雖陰隱卒能以誠言自解長沒天年宜哉

韋張嚴韓列傳第八十三

終

唐書百五十八

唐書百五十八

鮑李蕭薛樊王吳鄭陸盧柳崔列傳第八十四 唐書百五十九
鮑防字子慎襄州襄陽人少孤寡彊志于學善辭章及進士第歷署節度府僚屬入爲職方員外郎薛兼訓帥太原被病代宗授防少尹節度行軍司馬召見慰遣之俄知留後兼太原尹節度使人樂其治詔圖形別殿入爲御史大夫歷福建江西觀察使召拜左散騎常侍從德宗奉天進禮部侍郎封東海郡公貞元元年策賢良方正得穆質裴復柳公綽歸登崔邠韋純魏弘簡熊執易等世美防知人時比歲旱策問陰陽祲沴質對漢故事免三公卜式請烹弘羊指當時輔政者右司郎中獨孤惴欲下質防不許曰使上聞所未聞不亦善乎卒置質高第帝見策嘉揖初防與知雜御史竇參遇導騎不引避參譴其僕及爲相防尹京兆迫使致仕授工部尚書防吒曰吾與蕭昕子齒而同昕老坐宰相餘忿邪不得志

卒年六十九贈太子少保諡曰宣防於詩尤工有所感發以譏切世敝當時稱之與中書舍人謝良弼友善時號鮑謝云

李自良兗州泗水人天寶亂往從兗鄆節度使能元皓以戰多累授右衛率從袁傜討賊袁晁積閣至試殿中監事浙東薛兼訓節度府兼訓徙太原又爲牙將鮑防代總節度事會回紇入寇防遣大將焦伯瑜等擊之自良曰寇遠來難與爭鋒請築二壘搃歸路堅壁勿出求戰不許師老而墮其勢易乘防不聽伯瑜戰百井大敗由是知名馬燧代防表爲軍候自良爲人勤且有謀燧倚信之從討田悅還攻李懷光河中數履鋒陷陣功在諸將右貞元三年燧來朝德宗罷燧兵以自良代之自良以事燧久不敢當議者多其讓乃授右龍武大將軍入謝帝終以河東近胡謂曰卿於進退寧不有禮然守北門無易卿者勉爲朕行乃以檢校工部尚書充

河東節度使居治九年舉不愆法簡儉易循民不知有軍上下諧附卒于官贈尚書左僕射

蕭昕字中明梁鄱陽王恢七世孫世居河南再中博學宏辭科調壽安尉累遷左補闕哥舒翰爲副元帥拒安祿山辟掌書記翰敗僂道走蜀肅宗立奉詔冊見行在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代宗狩陝昕由武關從帝擢國子祭酒建崇請太學以樹教本帝寤其言詔群臣有籍于朝及神策六軍子弟隸業者聽補生員大曆中持節弔回紇回紇恃功廷讓昕曰乃中國亂非我無以平奈何市馬不時歸我直衆失色昕徐曰國家龕定寇難功雖絲毫不遺賞況隣國乎僕固懷恩我之叛臣爾與連禍又引吐蕃暴我郊甸天舍其衷吐蕃敗北回紇悔懼叩顙乞和非天子卹舊功則隻馬不得出塞下孰爲失信者回紇大慙因厚禮昕遣使者約和轉工部尚

書封晉陵侯德宗出奉天祈年八十餘步出城賊求之急獨窺山谷間僅至奉天遷太子少傅爵郡公兼禮部尚書知貢舉久之以太子少師致仕卒年九十三贈揚州大都督諡曰懿昕始薦張鎬來瑱在禮部擢杜黃裳高郢裴垪其後鎬與布衣不數年位將相瑱爲將有威名黃裳等繼輔政並爲名宰云

薛播河中寶鼎人曾祖文思官中書舍人播早孤伯母林通經史善屬文躬授經諸子及播兄弟故開元天寶間播兄弟七人皆擢進士第爲衣冠光韙累授殿中侍御史遷武功萬年令溫敏而裕與人交有常李栖筠常袞崔祐甫並器之祐甫輔政拜中書舍人出爲汝州刺史坐小累貶泉州再遷至河南尹以禮部侍郎卒贈本曹尚書子公達擢進士第佐鳳翔軍會帥不文嘗集射設的高數十尺令曰中者酬錦與金一軍莫能中公達執弓矢揖曰請爲

公歡射三發連中衆大呼笑帥不喜乃自免去復佐河陽軍以國子助教居東都卒

樊澤字安時河中人少孤依外家客河朔相衛節度使薛嵩表爲堯山令舉賢良方正次潼關雨淖困不能前有熊執易者同舍逆旅哀之輟所乘馬傾褚以濟自罷所舉是歲澤上第楊炎善之擢左補闕澤有武力喜兵法議者謂有將帥器嘗召對延英德宗嘆其論兵與我意合累遷山南東道司馬就拜節度使每射獵諸將憚其材武數與李希烈确禽票將張嘉瑜杜文朝梁俊之等賊氣沮縮遂取唐隋二州貞元三年爲荆南節度使會山南東道嗣曹王臯卒軍亂剽居人以澤威惠著襄漢間復徙山南東道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十四年卒年五十七贈司空諡曰成訃至帝爲撤宴廢朝

子宗師字紹述始爲國子主簿元和三年擢軍謀宏遠科授著作佐郎歷金部郎中綿州刺史徙絳州治有迹進諫議大夫未拜卒始宗師家饒于財悉散施姻舊賓客妻子告不給宗師笑不答然力學多通解著春秋傳魁紀公樊子凡百餘篇別集尚多韓愈稱宗師論議平正有經據嘗薦其材云

王緯字文卿并州太原人父之咸爲長安尉與弟之賁之奐皆有文緯舉明經以書判入等歷長安尉大曆中與李泌俱爲路嗣恭江西觀察判官泌見惡於元載嗣恭希意欲殺之緯護解僅免泌執政奏於已有私恩德宗許爲泌報故進緯給事中浙西觀察使缺泌擬緯帝曰是朕爲君報德者乎黃門要地獨不畱議事耶對曰浙西賦入尤劇緯清而忠能惠養民故請遣之制可初州縣有韓滉時罷錢未入者十八萬緡府史請哀爲進奉緯上疏願蠲以

紆民詔聽之貞元十年加御史大夫兼諸道鹽鐵轉運使裴延齡以諸道負錢四百萬緡獻爲羨錢以圖寵緯奏此諸州經費大忤延齡意改檢校工部尚書卒年七十一贈太子少保緯居官以清白稱然好用刻深吏督察其下條約苛碎人不聊云

吳湊章敬皇后弟也繇布衣與兄淑一日賜官封皆等而湊畏太盛乞解太子詹事換檢校賓客兼家令進累左金吾衛大將軍湊才敏銳而謙畏自將帝數顧訪尤見委信是時令狐彰田神功等繼沒其下乘喪挾兵輒偃蹇搖亂湊持節至汴滑委悉慰說裁所欲爲奏各盡其情亦度朝廷可行者故軍中驩附帝才其爲重之元載當國久懷狀日肆帝陰欲誅未發也顧左右無可與計卽召湊圖之俄而收載賜死於是王縉楊炎王昂韓會包佶等皆當坐湊建言法有首從從不應死一用極刑虧德傷仁縉等由是得減

死丁後母喪解職既除拜右衛將軍德宗初出爲福建觀察使政
勤清美譽四騰與宰相竇參有憾參數加短毀又言湊風痺不良
趨走帝召還驗其疾是非繇是不直參擢湊陝虢觀察使代李翼
翼參黨也宣武劉玄佐死以湊檢校尚書領節度使馳代未至汴
軍亂立玄佐子十寧帝欲遣兵內湊而參請授十寧以沮湊還爲
金右吾衛大將軍貞元十四年夏大旱穀貴人流亡帝以過京兆
尹韓臯罷之卽召湊代臯已謝督視事明日詔乃下湊爲人彊力
劬儉瞿瞿未嘗擾民上下愛向京師苦宮市彊佔取物而有司附
媚中官率阿從無敢爭湊見便殿因言中人所市不便宵民徒紛
紛流議宮中所須責臣可辦若不欲外吏與聞禁中事宜料中官
高年謹信者爲宮市令平賈和售以息衆譴又言掌閑曠騎飛龍
內園芙蓉園禁兵諸司雜供公手資課太繁宜有蠲省帝輒順可

初府中易湊貴戚子不便簿領每有疑獄時其將出則遮湊取決
幸倉卒得容欺湊叩鞍一視凡指擿盡中其弊初無畱思衆畏服
不意湊精裁遣如此僚史非大過不榜責召至廷詰服原去其下
傳相訓最舉無稽事文敬太子義章公主仍薨帝悼念厚葬之車
土治墳農事廢湊候帝閒徐言極爭不避或勸論事宜簡約不爾
爲上厭苦湊曰上明睿憂勞四海不以愛所鍾而疲民以逞也顧
左右鉗噤自安耳若反復啟寤幸一聽之則民受賜爲不少橋舌
阿旨固善有如窮民上訴臣云罪何以能進兼兵部尚書及屬病
門不內醫巫不嘗藥家人泣請對曰吾以庸謹起田畝位三品顯
仕四十年年七十尚何求自古外戚令終者可數吾得以天年歸
侍先人地下足矣帝知之詔侍醫敦湯劑不獲已一飲之卒年七
十一贈尚書右僕射諡曰成先是街樾稀殘有司蒔榆其空湊曰

榆非人所蔭玩，悉易以槐。及槐成而湊已亡，行人指樹懷之。唐與后族退居奉朝請者，猶以事失職而湊任中外，未嘗以罪過罷爲世外戚表云。

淑子士矩，文學蚤就，喜與豪英游，故人人助爲談說。開成初，爲江西觀察使，饗宴侈縱，一日費凡數十萬。初至庫錢二十七萬，緡晚年纔九萬。軍用單匱，無所仰事，聞中外共申解，得以親議。文宗弗窮治也。貶蔡州別駕，諫官執處其罪，不納。於是御史中丞狄兼謩建言：「陛下擢任士矩，非私也。士矩負陛下而治之，亦非私也。」請遣御史至江西，卽訊使杜江淮，它鎮循習意。帝聽，乃流端州。

鄭權，汴州開封人，擢進士第，佐涇原節度劉昌府。昌被病入朝，度其軍必亂，以權寬厚容衆，檄王後務昌去。軍果亂，權挺身冒白刃，明諭逆順，殺首亂者一軍，畏伏。德宗方馱兵藩屯，校佐得士心者

皆就命之。權自試參軍，拜行軍司馬，擢累河南尹，進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徙領德棣滄景軍，時討李師道，權身將兵出屯，奏置歸化縣，綏納降附。滄州刺史李宗奭數違命，權劾奏，詔追之。宗奭以州兵留已自解，憲宗更以烏重胤代權。滄人懼，共逐宗奭，還京師。有詔斬以徇。徙權節度邠寧，或訟宗奭爲權所誣，左遷原王傅。改右金吾衛大將軍，穆宗立，以左散騎常侍持節爲回鶻告哀使，以足疾辭，不許。肩昇就道，權識詣，魁然有閎辯，與可汗爭曲，直持議，明壯虜禮，異之。使還，三遷工部尚書，用度豪侈，乃結權幸，求鎮守於是。檢校尚書右僕射，嶺南節度使，多哀貴珍，使吏輸送。凡帝左右助力者，皆有納焉。人笑之，卒于官。

陸亘，字景山，蘇州吳人。元和三年，策制科中第，補萬年丞。再遷太常博士，禮史孟真、練容、典博士降色，訪逮史倚，以倨橫會將冊皇

太子草儀真參議偃蹇巨榜逐之胥曹失色遷累戶部郎中太常少卿歷充蔡號蘇四州刺史浙東觀察使徙宣歙太和八年卒年七十一贈禮部尚書巨文明嚴重所到以善政稱初爲兗州對延英具陳節度分兵屯屬州刺史不能制故易亂帝因詔屯士得隸刺史溫州瀕海經賊亂奪官吏半祿代民租後相公更以爲姦巨還官全稟繩賊罪吏畏而賴之

盧坦字保衡河南洛陽人仕爲河南尉時杜黃裳爲尹召坦立堂下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盍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畜其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府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黃裳驚其言自是遇加厚李復爲鄭滑節度使表爲判官監軍薛盈珍數干政坦每據理拒之有善笛者大將等悅之詣復請爲重職坦笑曰大將久在軍積勞亟遷乃及右

職奈何自薄欲與吹笛少年同列耶諸將慙遽出就坦謝復病甚盈珍以甲士五百內牙中封府庫舉軍大恐坦勸正之軍乃安復卒詔姚南仲代之盈珍以南仲本書生易之曰是將材邪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柔中剛監軍若侵之必不受我畱恐及禍乃從復喪歸東都爲壽安令盈珍果與南仲不相中幕府多黜死者河南賦限已窮縣人訴機織未就坦詣府請申十日不聽坦諭縣人第輸勿顧限違之不過罰令俸爾由是知名累爲刑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赤縣尉爲臺所按京兆尹密救之帝遣中人就釋坦白中丞請中覆中人走以聞帝曰吾固宜先命有司遂下詔乃釋數月遷中丞初諸道長吏罷還者取本道錢爲進奉帝因赦令一切禁止而山南節度使柳晟浙西觀察使閻濟美格詔輸獻坦劾奏晟濟美白衣待罪帝諭坦曰二人所獻皆家財朕已許原不可失

信坦曰所以布大信者赦令也今二臣違詔陛下奈何以小信失大信乎帝曰朕既受之奈何坦曰出歸有司以明陛下之德帝納之李錡誅有司將毀其祖墓坦上疏諫止裴均爲僕射將居諫議常侍上坦引故事及姚南仲舊比均曰南仲何人曰守正而不交權幸者均怒遂罷爲左庶子數月拜宣歙池觀察使初劉闢壻蘇彊坐誅彊兄弘宦晉州自免去人莫敢用者坦奏弘有才行其弟從闢時距三千里宜不通謀今坐廢非用人意因請署判官帝曰使彊不誅尚錄其材況彼兄耶時江淮旱穀踊貴或請抑其價坦曰所部地狹穀來他州若直賤穀不至矣不如任之旣而商以米坐至乃多貸兵食出諸市估遂平再遷戶部侍郎判度支或告泗州刺史薛謩爲代北水運時畜異馬不以獻事下度支坦遣吏驗未反帝遲之更遣中人劉泰昕往坦曰事付有司而又遣宦官豈

有司不足信乎三奏帝乃止表韓重華爲代北水運使開廢田列壁二十益兵三千人歲收粟二十萬石河毀西受降城宰相李吉甫議徙天德坦以爲城當積口得制北狄之要美水豐草邊鄙所利若避河流不過退徙數里奈何徇一時省費墮萬世策邪天德故城地壤瘠北倚山去河遠烽候無所統接虜騎唐突執不容知是無故而感地二百里故曰非便城使周懷義亦以爲言吉甫不悅出坦爲東川節度後數月懷義憂死燕重旰代之遂徙天德師人怨殺重旰覆其家初坦與宰相李絳議多協絳藉爲已助及坦出半歲而絳罷治東川盡蠲山澤鹽井權率之籍吳少誠之誅詔以兵二千屯安州坦每朔望使人問其父母妻子視疾病醫藥故士皆感慰無逃還者惟請收軍吏閏月糧助行營爲人所非元和十二年卒年六十九贈禮部尚書舊制官階勳俱三品始聽立戟

後雖轉四品官非貶削者戟不奪坦爲戶部侍郎時階朝議大夫勲護軍以嘗任宣州刺史三品請立戟許之時鄭餘慶淹練舊章以爲非是爲憲司劾正詔罰一月俸奪戟自貞元以來立戟十八家不應令並追正之

閻濟美者第進士有長者名貞元末繇婺州刺史爲福建觀察使徙浙西爲治簡易居鎮未嘗增常賦罷浙西也方在道見詔而貢獻無所還故帝爲言之尋出華州刺史入爲祕書監以工部尚書致仕卒諡曰溫

柳晟河中解人六世祖敏仕後周爲太子太保父潭尚和政公王官太僕卿晟年十二居父喪爲聞孝代宗養宮中使與太子諸王授學於吳大瓘并子通玄率十日輒上所學旣長詔太瓘等卽家教授拜檢校太常卿德宗立晟親信用事朱泚反從帝至奉天自

請入京師說賊黨以攜沮之帝壯其志得遣泚將右將軍郭常左將軍張光晟皆晟雅故晟出密詔陳禍福逆順常奉詔受命約自拔歸要籍朱旣昌告其謀泚捕繫晟及常外獄晟夜半坎垣毀械而亡斷髮爲浮屠閒歸奉天帝以爲流涕乘輿還京師擢原王府長史吳通玄得罪晟上書理其辜其弟止曰天子方怒無詬悔不聽凡三上書帝意解通玄得減死晟累遷將作少監以護作崇陵封河東縣子授山南西道節度使府兵討劉闢還未叩城復詔戍梓州軍曹怒脇監軍謀變晟聞疾驅入勞士卒旣而問曰若等何爲成功曰誅驕不受命者晟曰若知劉闢得罪天子而誅之奈何復欲使後人誅若等耶士皆免胄拜從所徙入爲將作監使回鶻奉冊立可汗逆謂曰屬聞可汗無禮自去信自彊夫禮信不能爲何足奉中國乎可汗諸貴人愕然駭皆跪伏成禮還爲左金吾

衛大將軍爵爲公卒年六十九詔從官臨弔贈太子少保晟敏于
辯下士樂施唯自興元入朝貢獻不如詔爲御史中丞盧坦所劾
憲宗以其賢置弗暴云

崔戎字可大玄暉從孫也舉明經補太學校書郎判入等調藍田
主簿辟淮南李鄜府衛次公代鄜憲宗稱戎才故次公倚成于職
裴度節度太原署參謀時王承宗以鎮叛度請戎往諭承宗至泣
下乃聽命入爲殿中侍御史擢累諫議大夫雲南蠻亂成都詔戎
持節劔南爲宣撫使奏罷稅外薑芋錢當賦錢者率三之以其一
準緡布優其估以與民緩招流亡凡廢若置公私莫不便之還拜
給事中出爲華州刺史吏以故事置錢萬緡爲刺史私用戎不取
及去召吏曰籍所置錢享軍吾重矯激以夸後人也徙充海沂密
觀察使民擁留于道不得行乃休傳舍民至抱持取其鞞時詔使

尚在民泣詣使請白天子句戎還使許諾戎恚責其下衆曰留公
而天子怒不過斬吾二三老人則公不去矣戎夜單騎亡去民追
不及乃止至兖州鉏滅姦吏十餘輩民大喜歲餘卒年五十五贈
禮部尚書子雍字順中由起居郎出爲和州刺史龐勛以兵劫烏
江雍不能抗遣人持牛酒勞之密表其狀民不知訴諸朝宰相路
巖素不平因是傳其罪賜死宣州

鮑李蕭薛樊王吳鄭陸盧柳崔列傳第八十四 唐書百五十九

徐呂孟劉楊潘崔韋列傳第八十五

再川生鳳圖
氏雷國南中

唐書百六十

徐浩字季海越州人擢明經有文辭張說稱其才繇魯山主簿薦為集賢校理見喜雨五色鴿賦咨嗟曰後來之英也進監察御史裏行辟幽州張守珪幕府歷河陽令治有績東都畱守王倬表署其府民有妄作符命者衆不為疑浩獨按篆詰狀果詐為之遷累都官郎中為嶺南選補使又領東都選肅宗立繇襄州刺史召授中書舍人四方詔令多出浩手遣辭贍速而書法至精帝喜之又參太上皇誥冊寵絕一時授兼尚書右丞浩建言故事有司斷獄必刑部審覆自李林甫楊國忠當國專作威福許有司就宰相府斷事尚書以下未省卽署乖慎郵意請如故便詔可故詳斷復自此始進國子祭酒為李輔國譖貶廬州長史代宗復以中書舍人召遷工部侍郎會稽縣公出為嶺南節度使召拜吏部侍郎與薛

邕分典選浩有妾弟冒優託之邕擬長安尉御史大夫李栖筠劾之帝怒黜邕歙州刺史浩明州別駕德宗初召授彭王傅進郡公卒年八十贈太子少師諡曰定始浩父嶠之善書以法授浩益工嘗書四十二幅屏八體皆備草隸尤工世狀其法曰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云晚節治廣及領選頗嗜財惑於所嬖卒以敗

呂渭字君載河中人父延之終浙東節度使渭第進士從浙西觀察使李涵爲支使進殿中侍御史大曆末涵爲元陵副使渭又爲判官涵繇御史大夫擢太子少傅渭建言涵父名少康當避宰相崔祐甫善其言擢司門員外郎御史共劾渭昔涵再任少卿不以嫌今謂少傅爲慢官疑渭爲涵游說乃貶渭歙州司馬貞元中累遷禮部侍郎始中書省有古桺建中末枯死德宗自梁還復榮茂人以爲瑞桺渭令貢士賦之帝聞不以爲善又與蔡延齡爲姻家

擢其子操上第會入閣遺私謁之書于廷出爲潭州刺史卒贈陝州大都督四子溫恭儉讓

溫字和叔一字化光從陸質治春秋梁肅爲文章貞元末擢進士第與韋執誼厚因善王叔文再遷爲左拾遺以侍御史副張薦使吐蕃會順宗立薦卒於虜虜以中國有喪畱溫不遣時叔文秉權與游者皆貴顯溫在絕域不得遷常自悲元和元年乃還而桺宗元等皆坐叔文貶溫獨免進戶部員外郎溫藻翰精富一時流輩推尚性險躁譎詭而好利與竇羣羊士諤相昵羣爲御史中丞薦溫知雜事士諤爲御史宰相李吉甫持之久不報溫等怨時吉甫爲宦侍所抑溫乘其間謀逐之會吉甫病夜召術士宿于第卽捕士諤訊且奏吉甫陰事憲宗駭異旣詰辯皆妄言將悉誅羣等吉甫苦救乃免於是貶溫均州刺史士諤資州議者不厭再貶爲道

州久之徙衡州治有善狀卒年四十恭字恭叔尚氣節喜縱橫孫
吳術爲山南西道府掌書記進殿中侍御史終嶺南府判官儉亦
爲御史讓太子右庶子皆美材

孟簡字幾道德州平昌人曾祖詵武后時同州刺史簡舉進士宏
辭連中累遷倉部員外郎王叔文任戶部簡以不附離見疾不敢
顯黜宰相韋執誼爲徙它曹元和中拜諫議大夫知匭事韓泰韓
曄之復刺史吐突承璀爲招討使簡皆固爭詣延英言不可狀以
悻切出爲常州刺史州有孟瀆久淤闕簡治導漑田凡四千頃以
勞賜金紫召爲給事中代李遜爲浙東觀察使遜抑士族右編人
至橫恣不檢及簡一反之農估兼受其弊時謂兩失之以工部侍
郎召還初使府得代詔至署畱後卽行李脩觀察浙西始請畱故
使交政及簡還半道堂牒還之如例乃聽解進戶部加御史中丞

戶部有二員判使按者居別一署謂之左戶元和後選委華重宰
相多由此進崔羣旣相而簡代之故簡意且柄任及出山南東道
節度使內不樂政頗嚴時時有詔置臨漢監以牧馬命簡兼使職
簡以親吏陸翰主奏邸關通閹侍翰持之數傲狠簡怒追還以土
囊斃之家上變發簡姦賊御史劾驗得遺吐突承璀貲七百萬左
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再貶吉州司馬以赦令進睦州刺史復徙
常州仍太子賓客分司卒簡尤工詩聞江淮間尚節義與之交者
雖歿視卹其孤不少衰晚路殊躁急佞佛過甚爲時所謂常與劉
伯芻歸登蕭俛譯次梵言者

劉伯芻字素芝兵部侍郎迺之子行修謹淮南杜佑奏署節度府
判官府罷召拜右補闕遷主客員外郎數過友家飲噉爲韋執誼
陰劾貶虔州參軍久乃除考功員外郎裴垍待之善擢累給事中

清

李吉甫當國而均卒不加贈伯芻爲申理乃贈太子少傅或言其妻均從母也吉甫欲按之求補虢州刺史稍遷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卒贈工部尚書伯芻風度高嚴善談確而動與時適論者少之子寬夫寶曆中爲監察御史奏言以王府官攝祠位輕非嚴恭意請以尚書省東宮三品若左右丞侍郎通攝俄轉左補闕陳岵注浮屠書因供奉僧以聞除濠州刺史寬夫劾狀敬宗怒謂宰相曰岵不繇僧得州諫臣安受此言寬夫曰衆劾岵獨臣草狀應伏誅推言所從恐累國體帝讜其言釋之子允章字蘊中咸通中爲禮部侍郎請諸生及進士第竝謁先師衣青衿介幘以還故制改國子祭酒又建言羣臣輸光學錢治庠序宰相五萬節度使四萬刺史萬詔可後爲東都畱守黃巢至分司李璣挈尚書印走河陽允章寄治河濱巢僭號輒受僞官文書盡用金統遣取印璣所璣

不與更悔愧移檄近鎮起兵扞賊璣持印還之後廢于家楊憑字虛受一字嗣仁號州弘農人少孤其母訓道有方長善文辭與弟凝凌皆有名大曆中踵擢進士第時號三楊憑重交游尚氣節然諾與穆質許孟容李鄘相友善一時歆慕號楊穆許李歷事節度府召爲監察御史不樂輒免去累遷太常少卿湖南江西觀察使性簡傲接下脫略人多怨之在二鎮尤侈汰入拜京兆尹與御史中丞李夷簡素有隙因劾憑江西姦賊及它不法詔刑部尚書李鄘大理卿趙昌卽臺參訊于時憑治第永寧里功役叢煩又幽妓妾於永樂別舍謗議頗謹故夷簡藉之痛撻發欲抵以死旣置對未得狀卽逮捕故官屬推躡簿憑家貲翰林學士李絳奏言憑所坐賊不當同逆人法乃止憲宗以憑治京兆有績但貶臨賀尉始德宗時假借方鎮習爲僭儼事夷簡首按憑時以爲宜而

緣私怨論者亦不與俄徙杭州長史以太子詹事卒憑所善客徐
晦者字大章第進士賢良方正擢櫟陽尉憑得罪姻友憚累無往
候者獨晦至藍田慰餞宰相權德輿謂曰君送臨賀誠厚無乃爲
累乎晦曰方布衣時臨賀知我今忍遽棄耶有如公異時爲姦邪
譖斥又可爾乎德輿歎其直稱之朝李夷簡遽表爲監察御史晦
過謝問所以舉之之由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後歷中
書舍人彊直守正不沈浮於時嗜酒喪明以禮部尚書致仕卒
凝字懋功由協律郎三遷侍御史爲司封員外郎坐釐正嫡媵封
邑爲權幸所忌徙吏部稍遷右司郎中宣武董晉表爲判官亳州
刺史缺晉以凝行州事增墾田決汙偃築隄防水患訖息時孟叔
度橫縱撓軍治而凝亦荒酒晉卒亂作凝走還京師闔門三年拜
兵部郎中以痼疾卒凌字恭履最善文終侍御史子敬之

敬之字茂孝元和初擢進士第平判入等遷右衛胄曹參軍累遷
屯田戶部二郎中坐李宗閔黨貶連州刺史文宗向儒術以宰相
鄭覃兼國子祭酒俄以敬之代未幾兼太常少卿是日二子戎戴
登科時號楊家三喜轉大理卿檢校工部尚書兼祭酒卒敬之嘗
爲華山賦示韓愈愈稱之士林一時傳布李德裕尤咨賞敬之愛
士類得其文章孜孜玩諷人以爲癖雅愛項斯爲詩所至稱之繇
是擢上第斯字子遷江東人敬之祖客灞上見閩人濮陽愿閱其
文大推挹徧語公卿間會愿死敬之爲斂葬

潘孟陽史亾何所人父炎大曆末官右庶子爲元載所惡久不遷
載誅進禮部侍郎以病免方劉晏任權炎乃其壻雖書疏報答未
嘗輒開時稱有古人節晏得罪坐貶澧州司馬時輿疾上道不自
言于邵高其介申救不見聽孟陽少以陰俄登博學宏詞科補渭

南尉再遷殿中侍御史公卿多父行及外家賓客故被慰薦擢累兵部郎中貞元末王紹以恩倖進數稱孟陽才權知戶部侍郎杜佑判度支奏以自副時憲宗新立詔孟陽馳驛江淮視財賦加鹽鐵轉運副使并察諸使治否孟陽恃與主又氣豪倨從者數百人所至會賓客畱連倡樂招金錢多補吏譽望大喪使還罷爲大理卿其後左司郎中鄭敬宣慰江淮帝誠曰朕宮中用尺寸物皆有籍唯賑民無所計卿是行宜諭朕意毋若潘孟陽殫財費酣飲游山寺而已元和三年出爲華州刺史遷劍南東川節度使宰相武元衡與孟陽舊復以戶部侍郎召判度支又兼京北五城營田使太府王遂爲西北供軍使持營田不可至私忿恨更請間論列帝怒罷孟陽左散騎常侍明年復舊官盛葺第舍帝微行至樂游原望見之以問左右孟陽懼輟不敢治而伎媵用度過侈汰人多指

怒之病風痺復改左散騎常侍卒贈兵部尚書諡曰康初孟陽爲侍郎年未四十其母謂曰以爾之材而位丞郎使吾憂之

崔元略博州人父敬貞元時終尚書左丞元略第進士更辟諸府遷累殿中侍御史以刑部郎中知御史雜事進拜中丞時李夷簡召爲大夫故詔元略畱司東臺改京兆少尹行府事數月遷爲尹徙左散騎常侍初中丞缺議者屬崔植而元略謬謂植入閣不如儀使御史彈治及宰相以二人進元略果得之植恨悵旣當國以元略爲宣撫党項使辭疾不行植奏不少責無以示羣臣乃出爲黔南觀察使徙鄂岳久乃拜大理卿敬宗初還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收貸錢萬七千緡爲御史劾奏詔刑部郎中趙元亮大理正元從質侍御史溫造以三司雜治元略素事宦人崔潭峻頗左右之獄具削兼秩而已俄授戶部侍郎譏謗大興諫官斥元略方劾而

遷有助力元略自解辨乃止京兆劉栖楚又劾元略前造東渭橋縱吏增估物不償直取工徒賦二萬緡詔奪一月俸於是栖楚規相位疑元略妨已路故舉疑似鱣染之大和三年以戶部尚書判度支出爲東都畱守改義成節度使卒贈尚書左僕射子鉉鉉字台碩擢進士第從李石荆南爲賓佐入拜司勳員外郎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學士承旨武宗好蹴鞠角抵鉉切諫帝褒納之會昌三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鉉入朝凡三歲至宰相而石猶在江陵澤潞平兼戶部尚書與李德裕不叶罷爲陝虢觀察使宣宗初擢河中節度使以御史大夫召用會昌故官輔政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博陵郡公鉉所善者鄭魯楊紹復段瓌薛蒙頗參議論時語曰鄭楊段薛炙手可熱欲得命通魯紹瓌蒙帝聞之題於辰是時魯爲刑部侍郎鉉欲引以相帝不許用

爲河南尹它日帝語鉉曰魯去矣事由卿否鉉惶懼謝罪久之出爲淮南節度使帝餞太液亭賜詩寵之時宣州軍亂逐觀察使鄭薰鉉出兵討擊詔兼宣徽池觀察使旣平加檢校司空罷兼使居九年條教一下無復改民以順賴咸通初徙山南東道荆南二鎮封魏國公龐勛叛自桂管北還所過剽略鉉聞大募兵屯江湘邀賊歸路賊懼更踰嶺自淮而北朝廷壯其忠卒官下子沆字內融累遷中書舍人韋保衡逐于琮沆亦貶循州司戶參軍僖宗立召爲永州刺史復拜舍人進禮部吏部二侍郎乾符五年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昕旦告麻大霧塞廷中百僚就班修慶大風雨雹時謂不祥俄改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時王景崇進兼中書令讓其兄景儒求易定節度沆謂魏博盧龍且相援執不可盧攜專政而黃巢勢寢盛沆每建裁過多爲攜沮抑賊陷京師匿張

直方第遇害元略第元受元式元儒皆舉進士第元受以高陸尉直史館元和時于臯暮爲河北行營糧料使元受從之督供饋臯暮得罪元受逐死嶺表

元式始署帥府僚佐累官湖南觀察使會昌中澤潞用兵遷河中拜河東義成節度使宣宗初以刑部尚書判度支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兼戶部尚書以疾罷卒贈司空諡曰莊大中時又有宰相崔龜從字玄告初舉進士復以賢良方正拔萃三中其科拜右拾遺大和初遷太常博士最明禮家沿革問不虛酬定敬宗廟室祝辭皇帝不可云孝弟九宮皆列星不容爲大祠大臣薨不於訃日輟朝乃在數日外因引貞觀時任瓌卒有司對仗奏太宗責其不知禮岑文本歿是夕罷警嚴張公瑾亾哭不避辰日故閔悼之切不宜過時又言三品以上官非經任將相密近不宜

輟朝詔皆可其議九宮遂爲中祠再遷至司勳郎中知制誥真拜中書舍人歷戶部侍郎大中四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再歲罷爲宣武軍節度使數徙鎮卒

韋綬字子章京兆萬年人有至性然好不經喪父鑿臂血寫浮圖書建中末爲長安尉朱泚亂羸服走奉天拜華陰令佐襄陽于頔府數譏諛刺頔橫恣頔不能容薦諸朝三遷職方郎中穆宗爲太子綬入侍讀遷諫議大夫太子書依字輒去人曰上以此可天下事烏得全書耶綬白之帝喜卽賜綬錦綵方太子幼綬數爲俚言以悅太子它日侍太子爲帝道之帝怒曰綬當以經義輔導太子而反語此朕何賴焉外遷虔州刺史穆宗立召爲尚書右丞集賢院學士出入禁中怙寵甚建白帝誕日百官先詣光順門賀皇太后然後上皇帝千萬歲壽詔可久之宰相奏古無生日稱賀者綬

格時大臣論啓或未決綬居中助可否九月九日宴羣臣曲江
秋請集賢學士得別會帝一順聽進位禮部尚書帝問所以振災
邀福者對曰宋景公以善言退法星三舍漢文除祕祝敕有司祭
而不祈此二君皆受自至之福書美前史如失德以却災媚神以
丐助神而有知且因以譴也時帝不德故託諷焉俄以檢校戶部
尚書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人辭請門戟十二以行又乞賜錢二百
萬官子元弼太常丞帝以舊恩許之綬耄而貪不能事軍政綱維
亂弛卒贈尚書右僕射帝遣中人弔其家有司謚通醜故吏以爲
言改謬醜不報罷

徐呂孟劉楊潘崔韋列傳第八十五

唐書百六十一

唐書百六十

張趙李鄭徐王馮庾列傳第八十六

唐書百六十一

唐書百六十一

張薦字孝舉深州陸澤人祖鷺字文成早惠絕倫爲兒時夢紫文
大鳥五色成文止其廷大父曰吾聞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鷺鷥也
若壯殆以文章瑞朝廷乎遂命以名調露初登進士第考功員外
郎騫味道見所對稱天下無雙授岐王府參軍人以制舉皆甲科
再調長安尉遷鴻臚丞四參選判策爲銓府最員外郎員半千數
爲公卿稱鷺文辭猶青銅錢萬選萬中時號鷺青錢學士證聖中
天官侍郎劉奇以鷺及司馬鏗爲御史性躁卜儻蕩無檢罕爲正
人所遇姚崇尤惡之開元初御史李全交劾鷺多口語訕短時政
貶嶺南刑部尚書李日知訟斥太重得內徙鷺屬文下筆輒成浮
豔少理致其論著率詆誚無猥然大行一時晚進莫不傳記武后
時中人馬仙童陷默啜問文成在否答曰近自御史貶官曰國有

此人不用無能爲也。新羅日本使至，必出金寶購其文，終司門員外郎。薦敏銳有文辭，能爲周官左氏春秋。初爲顏真卿歎賞，大曆中浙西觀察使李涵表薦才任史官，詔授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以母老辭不就，喪除禮部侍郎于邵以聞，召充史館修撰，兼陽翟尉。真卿爲李希烈所拘，遣兄子峴及家僕奏事，五輩皆留內客省，不得出。薦上疏曰：去正月中，真卿奉使淮西，期不先戒行，無素備，受命之後，不宿於家，親黨不遑告別，介副不及，陳請辱僮單騎，卽日載馳，冒姦鋒於臨汝，折元惡於許下，捐軀杖義，威詬羣兇，遂令脅制者回慮，忠勇者肆情。周曾奮發於外，韋清伺應於內，希烈蒼黃窘迫，奔固舊穴，蓋真卿義風所激也。真卿逮事四朝，爲國元老，忠直孝友，羽儀王室，行年八十，被羸老之疾，拘囚環堵之間，顧眄鉤戟之下，呼嗟憤恚，失寢忘食，不知悲翁何以堪此。伏聞希烈之

母鍾念幼子，目不絕泣，求責希烈。又希烈妻祖母郭及妻妹封並逮捕京師，此三人留之，無益。請寘境上，以贖真卿。先降詔書，分明諭告，且希烈知真卿人望，不敢加害。旣無嫌隙，但因循未遣耳。若歸其親愛，賊亦何恡還一使哉？臣又聞真卿所遣兄子峴及家僮從官奉表來者，五輩皆留中，其子頽等拳拳實希一見，望許休澣，告以安否。疏奏，盧杞持之不報。朱泚反，詭姓名伏匿城中，著史遁先生傳。京師平，擢左拾遺，詔復用杞爲刺史，薦與陳京趙需等論杞姦惡，傾覆不當用。入對，挺確德宗納之。貞元元年，帝親郊，時更兵亂，禮物殘，晉用薦爲太常博士，參綴典儀，略如舊章。刑部尚書關播持節送咸安公主于回紇，以薦爲判官，還遷工部員外郎。久之，擢諫議大夫，復爲史館修撰，方裴延齡用事，中傷俊良，建白無不當。帝意薦將疏其惡，延齡知之，因言于帝曰：諫議論朝政得失

史官書人君善惡二者不可兼薦改祕書少監延齡必欲以罪斥廢之會遣使冊回鶻毗伽懷信可汗使薦至回鶻還為監吐蕃贊普死擢薦工部侍郎為弔祭使薦占對詳辯三使絕域始兼侍御史中丞後大夫次赤嶺被病卒年六十一吐蕃傳其柩以歸順宗立問至贈禮部尚書諡曰憲薦自拾遺至侍郎凡二十年常兼史館修撰初貞元時京師旱帝避正殿減膳薦白限日以應古制及定昭德皇后廟樂遷獻懿二祖定太儀號大臣耐廟鼓吹法莫不參裁諸儒謂博而詳所著書百餘篇子又新別有傳孫讀字聖用幼穎解大中時第進士鄭薰辟署宣州幕府累遷禮部侍郎中和初為吏部選牒精允調者丐留二年詔可榜其事曹門後兼弘文館學士判院事卒

趙涓冀州人幼有文天寶時第進士補郟城尉稍歷臺省河南王

縉引署副元帥府判官德宗初為衢州刺史始永泰時禁中火近東宮代宗疑之涓以監察御史為巡使驗治明諦迹火所來乃宦人直舍帝在東宮頗德之及治衢不為觀察使韓滉所容奏免官帝見其名問宰相曰是豈永泰時御史乎對曰然詔拜尚書左丞既至勞之曰卿正直朕所自知乃以罪聞不信也命典吏部選從狩梁興元元年卒贈戶部尚書子博宣亦擢進士第藻翰豪邁沈於酒傲忽少檢陳許曲環辟署於府久不能堪乃誣受吳少誠金為反間數言休咎惑眾有詔杖四十流康州時人冤之

李紆字仲舒始仕為校書郎大曆初李季卿薦為左補闕遷累中書舍人德宗居奉天繇禮部侍郎選為同州刺史帝次梁紆委城趨行在擢兵部侍郎高邑伯建言享武成王廟不宜與文宣王等制從之紆性樂易喜接後進其自奉養頗華裕不為齷齪崖檢官

雖貴而游縱自如奉詔爲興元紀功述及它郊廟樂章論議甚多
進吏部侍郎年六十二卒贈禮部尚書

鄭雲逵系本滎陽父朐爲郾城尉州刺史移職民之暴警者遮道
留朐誅殺六七十人採訪使奇之言狀擢北海尉安祿山反縣民孫
俊毆市人以應朐率衆擊殺之改登州司馬李光弼表爲武寧府
判官遷沂州刺史諭降賊李浩五千人終滁州刺史雲逵爲人誕
譎敢言已登進士第去客燕朔朱泚善之表爲掌書記妻以洎女
泚將朝使雲逵先入奏同府察廷玉譖于泚奏貶爲平州參軍洎
代泚將復辟雲逵爲判官廷玉與要藉官朱體微它日與泚從容
言洎非長者不可付以兵雲逵數漏其語以怒洎故洎論廷玉等
皆得罪死洎助田悅雲逵諫不從遂棄室自歸德宗悅擢諫議大
夫帝在梁雲逵依李晟晟衣以禮部侍郎爲軍司馬時時咨逮戎

表

略元和初爲京兆尹卒弟方達悖悍結徒剽劫父欲殺之不克雲
逵自劾不能教恐赤臣家詔錮死黔州

徐岱字處仁蘇州嘉興人世農家子於學無所不通辯論明銳座
人常屈大曆中劉晏表爲校書郎觀察使李栖筠欽其賢署所居
爲復禮鄉名達于朝擢偃師尉禮儀使蔣鎮薦爲太常博士專掌
禮事從德宗出奉天以膳部員外郎兼博士貞元初爲太子諸王
侍讀遷給事史館修撰帝以誕日歲歲詔佛老者大論麟德殿
并召岱及趙需許孟容韋渠牟講說始三家若矛楯然卒而同歸
于善帝大悅賚予有差兩宮恩遇無比性篤慎至宮殿中語未嘗
近之不談人短宗族孤儒者皆爲婚嫁然吝嗇自持家管鑰世所
譏云卒贈禮部尚書

王仲舒字弘中并州祁人少客江南與梁肅楊憑游有文稱貞元

中賢良方正高第拜左拾遺德宗欲相裴延齡與陽城交章言不可後入閣帝顧宰相指曰是豈王仲舒邪俄改右補闕遷禮部考功員外郎奏議詳雅省中伏其能坐累爲連州司戶參軍再徙荆南節度參謀元和初召爲吏部員外郎未幾知制誥楊憑得罪斥去無敢過其家仲舒屢存之將直憑冤貶峽州刺史母喪解服除爲婺州刺史州疫旱人徙死幾空居五年里閭增完就加金紫服徙蘇州隄松江爲路變屋瓦絕火災賦調嘗與民爲期不擾自辦穆宗立每言仲舒之文可思最宜爲誥有古風召爲中書舍人既至視同列率新進少年居不樂曰豈可復治筆研於其間哉吾久棄外周知俗病利得治之不自愧宰相聞之除江西觀察使初江西權酒利多佗州十八民私釀歲抵死不絕穀數斛易斗酒仲舒罷酤錢九十萬吏坐失官息錢五十萬悉產不能償仲舒焚簿書

脫械不問水旱民賦不入歎曰我當減燕樂他用可乎爲出錢二千萬代之有爲佛老法興浮屠祠屋者皆驅出境卒于官年六十二贈左散騎常侍諡曰成仲舒尚義槩所居急民廢置自爲科條初若煩密久皆稱其便

馮伉魏州元城人徙貫京兆第五經宏辭調長安尉三遷膳部員外郎爲睦王等侍讀李抱真卒伉持節臨弔歸之帛不受又致京師伉上表固拒於是醴泉令缺宰相高選德宗曰前使澤潞不受弊者其人清可用也遂以授伉縣多囂猾數犯法伉爲著諭蒙書十四篇大抵勸之務農進學而教以忠孝鄉鄉授之使轉相教督居七年韋渠牟薦爲給事中皇太子諸王侍讀對殿中賜金紫服進兵部侍郎出爲同州刺史以散騎常侍召領國子祭酒者再卒年六十六贈禮部尚書

庾敬休字順之，鄧州新野人。祖光烈，與弟光先不受安祿山僞官，遁去。光烈終大理少卿，光先吏部侍郎。父何當，朱泚反，又與弟倬逃山谷，不臣賊。官兵部郎中敬休擢進士第，又中宏辭，辟宣州幕府，入拜右補闕。起居舍人建言：天子視朝，宰相羣臣以次對言，可傳後者承旨宰相，示左右起居，則載錄季送史官，如故事。詔可。既而執政以幾密，有不可露，罷之。召爲翰林學士。文宗將立魯王爲太子，慎選師傅。敬休以戶部侍郎兼魯王傅，初劔南西川山南道歲征茶，戶部自遣巡院主之，募賈人入錢京師。大和初，崔元略奏責本道主當歲以四萬緡，上度支久之逗留，多不至。敬休始請置院，秭歸收度支錢，乃無逋沒。又言蜀道米價騰踊，百姓流亡，請以本道闕官職田賑貧民，詔可。再爲尚書左丞，卒。贈吏部尚書。敬休夷澹，多容可，不飲酒，食肉不通聲色。弟簡休亦至工部侍郎。

張趙李鄭徐王馮庾列傳第八十六

蜀川屯鳳蜀氏圖同周書

唐書百六十二

姚獨孤顧韋段呂許薛李列傳第八十七

唐書百六十二

姚南仲華州下邳人乾元初擢制科授太子校書遷累右補闕大曆十年獨孤皇后崩代宗悼痛詔近城爲陵以朝夕臨望南仲上疏曰臣聞人臣宅於家帝王宅於國長安乃祖宗所宅其可興鑿建陵其側乎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今西近宮闕南迫大道使近而可視歿而復生雖宮以待之可也如今骨肉歸土魂無不之雖欲自近了復何益且王者必據高明燭幽隱先皇所以因龍首而建望春也今起陵目前心一感傷累日不能平且匹夫向隅滿堂不樂況萬乘乎天下謂何陛下諡后以貞懿而終以褻近臣竊惑焉今國人皆曰后陵在邇陛下將日省而時望焉斯有損聖德無益先后欲寵反辱惟陛下孰計疏奏帝嘉納進五品階以酬讜言坐善宰相常袞出爲海鹽令浙西觀察使韓滉表爲推官

擢殿中侍御史內供奉召還四遷爲御史中丞改給事中陝虢觀
察使拜義成節度使監軍薛盈珍恃權撓政不能逞因毀南仲於
朝德宗惑之俄遣小使程務盈誣表以罪會南仲裨將曹文洽入
奏知其語則晨夜追至長樂驛及之與同舍夜殺務盈投其誣於
厠爲二書一抵南仲一治南仲冤且自言殺務盈狀乃自殺驛吏
以聞帝駭異南仲不自安固請入朝帝勞曰盈珍撓卿政邪曰不
撓臣政臣隳陛下法耳如盈珍輩所在有之雖使羊杜復生撫百
姓御三軍必不能成愷悌之化而正師律也帝默然乃授尚書右
僕射貞元十九年卒年七十五贈太子太保諡曰貞初崔位馬少
微者俱在南仲幕府盈珍之譖也出位爲遂州別駕東川觀察使
王叔邕希旨奏位殺之復出少微補外使宦官護送度江投之水
云

獨孤及字至之河南洛陽人爲兒時讀孝經父試之曰兒志何語
對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宗黨奇之天寶末以道舉高第補華
陰尉辟江淮都統李峒府掌書記代宗以左拾遺召既至上疏陳
政曰陛下屢發德音使左右侍臣得直言極諫壬辰詔書召裴冕
等十有二人集賢殿侍制以備詢問此五帝盛德也然頃者陛下
雖容其直而不錄其言所上封皆寢不報有容下之名無聽諫之
實遂使諫者稍稍自鉗口飽食相招爲祿仕此忠鯁之人所以竊
歎而臣亦恥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朝廷之大卿大夫之衆陛
下選授之精歟假令不能如文王之多士其中豈不有溫故知新
可懋陳政要而億則屢中者陛下議政之際曾不採其一說堯之
疇咨禹之昌言豈若是耶昔堯設誘木於五達之衢孔子曰以能
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然則多聞闕疑不恥下問聖人之心也願

陛下以堯孔心爲心日降清問其不可者罷之可者議於朝與執事者共之使知之必言言之必行行之必公則君臣無私論朝廷無私政陛下以此辨可否於獻替而建太平之階可也師興不息十年矣人之生產空於杼軸擁兵者第館巨街陌奴婢厭酒肉而貧人羸餓就役剝膚及髓長安城中白晝稚剽吏不敢詰官亂職廢將墮卒暴百揆隳刺如沸粥紛麻民不敢訴於有司有司不敢聞陛下茹毒飲痛窮而無告今其心顛顛獨特於麥麥不登則易子敲骨矣陛下不以此時厲精更始思所以救之之術忍令宗廟有累卵之危萬姓悼心失圖臣實懼焉去年十一月丁巳夜星隕如雨昨清明降霜三月苦熱錯繆顛倒沴莫大焉此下陵上替怨讟之氣取之也天意丁寧謹戒以警陛下宜反躬罪已旁求賢良者而師友之黜貪佞不肖者下哀痛之詔去天下疾苦廢無用之

官罷不急之費禁止暴兵節用愛人兢兢乾乾以徼福于上下必能使天感神應反妖災爲和氣矣又言減江淮山南諸道兵以贍國用陛下初不以臣言爲愚然許卽施行及今未有沛然之詔臣竊遲之今天下唯朔方隴西有吐蕃僕固之虞邠涇鳳翔兵足以當之矣自此而往東洎海南至番禺西盡巴蜀無鼠竊之盜而兵不爲解傾天下之貨竭天下之穀以給不用之軍爲無端之費臣不知其故假令居安思危以備不虞自可阨害之地俾置屯禦悉休其餘以糧儲屏屨之資充疲人貢賦歲可以減國租半陛下豈遲疑於改作逡巡於舊貫使大議有所壅而率土之患日甚一日是蓋其弊而厚其疾也夫療癰者必決之使潰今兵之爲患猶癰也不以漸戢之其害滋大大而圖之必力倍而功寡豈易不俟終日之義邪俄改太常博士或言景皇帝不宜爲太祖及據禮條上

諡呂譚盧奕郭知運等無浮美無隱惡得褒貶之正遷禮部員外郎歷濠舒二州刺史歲飢旱鄰郡庸亡什四以上舒人獨安以治課加檢校司封郎中賜金紫徙常州甘露降其廷卒年五十三諡曰憲及喜鑒拔後進如梁肅高參崔元翰陳京唐次齊抗皆師事之性孝友其爲文彰明善惡長於論議晚嗜琴有眼疾不肯治欲聽之專也子朗郁

朗字用晦由處士辟署江西宣歙浙東三府元和中擢右拾遺建言宜用觀察使領本道鹽鐵罷場監管權吏除百姓之患不聽盜殺武元衡朗請貶京兆尹誅捕賊吏因勸罷兵忤憲宗意貶興元戶曹參軍久乃拜殿中侍御史兼史館修撰坐與李景儉飲景儉使酒慢宰相出爲韶州刺史召還再遷諫議大夫敬宗初宦宮毆鄂令崔發雞干下朗請誅首惡以正常法王播賂權近還判鹽鐵

官

朗連疏論執遷御史中丞故事選御史皆中丞自請是時崔晃鄭居中繇宰相力得監察御史朗拒不納晃居中卒改他官侍御史李道樞醉謁朗朗劾不虔下除司議郎會殿中王源植貶官朗直其枉書五上不報卽自劾執法不稱願罷去帝遣中人尉諭不許文宗初遷工部侍郎出爲福建觀察使創發背卒贈右散騎常侍郁字古風始生而孤與朗育於伯父汜擢進士第最爲權德輿所稱以女妻之元和初舉制科高等拜右拾遺俄兼史館修撰進右補闕吐突承瓘討王承宗郁執不可挺議鯁固號稱職擢翰林學士德輿輔政以嫌去內職拜考功員外郎仍兼修撰憲宗歎德輿乃有佳壻詔宰相高選世族故杜悰尚岐陽公主然帝猶謂不如德輿之得郁也俄知制誥德輿去位還爲學士九年以疾辭禁近徙秘書少監屏居鄠卒年四十贈絳州刺史郁有雅名帝遇之厚

議者亦謂當宰相，共以早世惜之。子庠，字賢府，喪父始十歲，有至性，聞呼，父官及弔客來，輒號慟幾絕。後舉進士，仕至尚書丞。顧少連，字夷仲，蘇州吳人，舉進士，尤爲禮部侍郎薛邕所器，擢上第，以拔萃補登封主簿。邑有虎孽，民患之，少連命塞陷，獨移文嶽神，虎不爲害。御史大夫于頔薦爲監察御史。德宗幸奉天，徒步詣謁，授水部員外郎、翰林學士。再遷中書舍人，閱十年，以謹密稱。嘗請徙先兆于洛，帝重遠去，詔遣其子往，且命中人護藏葬。役歷吏部侍郎，裴延齡方橫，無敢忤者，嘗與少連會田鎬第，酒酣，少連挺笏曰：「段秀實笏擊賊臣，今吾笏將擊姦臣，奮且前。」元友直在坐，歡解之。改京兆尹，政尚寬簡，不爲灼灼名。先是京畿租賦，薄厚不能一，少連以法均之。遷吏部尚書，封本縣男。徙兵部，爲東都留守，表禁苑及汝閑田募耕，以便民。閱武力，利鎧杖，號良吏。卒年六十。

三贈尚書右僕射，諡曰敬。始少連攜少子師閔，奔行在，有詔同止翰林院，車駕還，授同州參軍。

韋夏卿，字雲客，京兆萬年人。少邃於學，善文辭。大曆中，與弟正卿同舉賢良方正，皆策高等，授高陵主簿。累遷刑部員外郎，時仍歲旱蝗，詔以郎官宰畿甸，授奉天令，課第一。改長安令，轉吏部員外郎。郎中擢給事中，出爲常蘇二州刺史。徐州節度使張建封疾甚，詔夏卿爲徐泗行軍司馬，且代之。未至而建封卒，徐軍立其子愔爲留後，召夏卿爲吏部侍郎，時從弟執誼在翰林，嘗受人金有所干請，密以金內夏卿懷中，夏卿毀懷不受，曰：「吾與爾賴先人遺德致位，及此，顧當是哉？」執誼大慙。輔京兆尹太子賓客，檢校工部尚書，爲東都留守，辭疾。改太子少保。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左僕射，諡曰獻。夏卿性通簡，好古，有遠韻，談說多聞。晚歲將罷歸，署其居曰：

天曆本天
作大

天隱洞與齊映穆贊贊弟員友善雖同游終年不見其喜愠撫孤
姪恩踰已子爲政務通理不甚作條教所辟士如路隋張賈李景
儉等至宰相達官故世稱知人正卿子瓘字茂弘及進士第仕累
中書舍人與李德裕善德裕任宰相罕接士唯瓘往請無間也李
宗閔惡之德裕罷貶爲明州長史會昌末累遷楚州刺史終桂管
觀察使

段平仲字秉庸本武威人隋民部尚書達六世孫擢進士第杜佑
李復之節度淮南連表掌書記擢監察御史磊落有氣節嗜酒敢
言是時德宗春秋高躬自聽斷天下事有所壅隔羣臣畏帝苛察
無敢言平仲常曰上聰明神武但臣下畏怯自爲循默爾使我一
日得召見宜大有開納會京師旱詔擇御史郎官開倉賑恤平仲
與考功員外郎陳歸被選同得對粗陳賑恤事帝察其意有所畜

以歸在側未言事訖平仲方獨進帝乃并留歸正色問之雜以它
語平仲錯愕不得言乃謬稱名帝怒叱去之蒼黃向幄後歸趨降
招之乃得去由是坐廢七年然名由此顯元和初爲諫議大夫憲
宗使吐突承璀討鎮州亟疏爭不可及還無功又請斬之再遷尚
書右丞朝廷有得失未嘗不論奏世推其敢直云終太子左庶子
贊曰君有常尊臣有定卑自然之勢也然臣不自通於上君不降
而逮諸下則治不得成而功不彰返是而天下之務繁焉幾矣德
宗察察欲折伏臣下自爲聰明而治愈疏段平仲一忤上蒼惶失
對而猶以取名何哉下知所職而上喪其所以爲上也故聖王屈
已從諫君臣兩得其美知道之本歟

呂元膺字景夫鄆州東平人姿儀瓌秀有器識始游京師謁故宰
相齊映映歎曰吾不及識婁郝殆斯人類乎策賢良高第調安邑

尉辟長春宮判官李懷光亂河中輒解去論惟明節度渭北表佐其府惟明卒王栖曜代之德宗敕栖曜留元膺自佐入拜殿中侍御史歷右司員外郎出爲蘄州刺史嘗錄囚囚或白父母在明日歲旦不得省爲恨因泣元膺惻然悉釋械歸之而戒還期吏白不可答曰吾以信待人人豈我違如期而至自是羣盜感愧悉避境去元和中累擢給事中俄爲同州刺史既謝帝逮問政事所對詳詣明日謂宰相曰元膺直氣讜言宜留左右奈何出之李藩裴洎謝因言陛下及此乃宗社無疆之休臣等昧死請留元膺給事左右未幾兼皇太子侍讀進御史中丞拜鄂岳觀察使嘗夜登城守者不許左右曰中丞也對曰夜不可辨乃還明日擢守者爲大將入拜尚書左丞度支使潘孟陽太府卿王遂交相惡乃除孟陽散騎常侍遂鄧州刺史詔辭無所輕重元膺上其詔請明枉直以顯

褒懲江西裴堪按虔州刺史李將順受賂不覆訊而貶元膺曰觀察使奏部刺史不加覆雖當誅猶不可爲天下法請遣御史按問宰相不能奪選拜東都留守故事留守賜旗甲至元膺不給或上言用兵討淮西東都近賊損其儀沮威望請比華汝壽三州帝不聽并三州罷之留守不賜旗甲自此始都有李師道留邸邸兵與山棚謀竊發事覺元膺禽破之始盜發都人震恐守兵弱不足恃元膺坐城門指縱部分意氣閑舒人賴以安東畿西南通鄧虢川谷曠深多麋鹿人業射獵而不事農遷徙無常皆趨悍善鬪號曰山棚權德輿居守將羈縻之未克至是元膺募爲山河子弟使衛宮城詔可改河中節度使時方鎮多姑息獨元膺秉政自將監軍及中人往來者無不嚴憚入拜吏部侍郎正色立朝有台宰望處事裁宜人服其有體以疾改太子賓客居官始終無訾缺卒年七

十二贈吏部尚書

許孟容字公範京兆長安人擢進士異等又第明經調校書郎辟武寧張建封府李納以兵拒境建封遣使諭止前後三輩往皆不聽乃使孟容見納敷引逆順納即悔謝爲罷兵表爲濠州刺史德宗知其能召拜禮部員外郎公王子求補崇文生者孟容固謂不可王訴之帝問狀以著令對帝嘉其守擢郎中累遷給事中京兆上言好時風雹害稼帝遣宦人覆視不實奪尹以下俸孟容曰府縣上事不實罪應罰然陛下遣宦者覆視紊綱紀宜更擇御史一人參驗乃可不聽浙東觀察使裴肅諉判官齊總暴斂以厚獻厭天子所欲會肅卒帝擢總自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爲衢州刺史衢大州也孟容還制曰方用兵處有不待次而擢者今衢不他虞總無功越進超授羣議謂何且總本判官今詔書乃言權知留後

攝都團練副使初無制授尤不見其可假令總有可錄宜暴課最解中外之惑會補闕王武陵等亦執爭於是詔中停帝召謂曰使百執事皆如卿朕何憂邪自袁高爭盧杞後凡十八年門下無議可否者至孟容數論駁四方知天子開納多士浩然想見其風貞元十九年夏大早上疏言陛下齋居損膳具牲玉走羣望而天意未答豈豐歉有定陰陽適然乎竊惟天人交感之際繫教令順民與否今戶部錢非度支歲計本備緩急若取一百萬緡代京兆一歲賦則京圻無流亡振災爲福又應省察流移征防當還未還役作禁錮當釋未釋負逋饋送當免免之沈滯鬱抑當伸伸之以順人奉天若是而神弗祐歲弗稔未之聞也先是爲裴延齡李齊運流斥者雖十年弗內移故孟容因旱及之帝始不悅改太常少卿元和初再遷尚書右丞京兆尹神策軍自興元後日驕恣府縣不

能制軍吏李昱貸富人錢八百萬二歲不肯歸孟容遣吏捕詰與之期使償曰不如期且死一軍盡驚訴於朝憲宗詔以昱付軍治之再遣使皆不聽奏曰不奉詔臣當誅然臣職司輦轂當爲陛下抑豪強錢未盡輸昱不可得帝嘉其守正許之京師豪右大震累遷吏部侍郎盜殺武元衡孟容白宰相曰漢有一汲黯姦臣寢謀今朝廷無有過失而狂賊敢爾尚謂國有人乎願白天子起裴中丞輔政使王兵柄索賊黨罪人得矣後數日果相度俄以尚書左丞宣慰汴宋陳許河陽行營拜東都留守卒年七十六贈太子少保諡曰憲孟容方勁有禮學每所折衷咸得其正好提掖士天下清議上之弟季同始署西川韋臯府判官劉闢反弃妻子歸拜監察御史歷長安令再遷兵部郎中孟容爲禮部侍郎徙季同京兆少尹時京兆尹元義方出爲鄜坊觀察使奏劾宰相李絳與季同

舉進士爲同年才數月輒徙帝以問絳絳曰進士明經歲大抵百人吏部得官至千人私謂爲同年本非親與舊也今季同以兄嫌徙少尹豈臣所助邪且忠臣事君不以私害公設有才雖親舊當白用避嫌不用乃臣下身謀非天子用人意帝然之終宣歙觀察使

薛存誠字資明河中寶鼎人中進士第擢累監察御史元和初討劉闢郵傳事叢詔以中人爲館驛使存誠以爲害體甚奏罷之轉殿中侍御史累遷給事中瓊林庫廣籍工徒存誠曰此姦人辱名以避征役不可許又神策軍與咸陽尉袁儋不平誣奏之儋被罰二敕皆執不下憲宗悅遣使勞之拜御史中丞浮屠鑿虛者自貞元中關通路遺倚宦豎爲姦會坐于頓杜黃裳家事逮捕下獄存誠窮劾之得贓數十萬當以大辟權近更保救於帝有詔釋之存

誠不聽明日詔使詣臺諭曰朕須此囚面詰非赦也存誠奏曰獄已具陛下必欲召赦之請先殺臣乃可不然臣不敢奉詔鑒虛卒抵死江西監軍高重昌妄劾信州刺史李位謀反追付仗內詰狀存誠一日三表請付位御史臺及按果無實未幾復爲給事中會御史中丞闕帝謂宰相曰持憲無易存誠者乃復命之會暴卒帝悼惜贈刑部侍郎存誠性和易於人無所不容及當官毅然不可奪子廷老

寶
廷老字商叟及進士第謙正有父風實曆中爲右拾遺敬宗政日僻嘗與舒元袞李漢入閣論奏曰比除拜不由宰司擬進恐綱紀寢壞姦邪放肆帝厲語曰更論何事元袞曰宮中興作太甚帝色變曰興作何所元袞不能對廷老曰臣等以諫爲職有聞卽應論奏然見外輦材瓦絕多知有所營帝曰已諭時造清思院殿中用

銅鑑三千薄金十萬餅故廷老等懇言之尋加史館修撰鄭注用事嶺南節度使鄭權附之悉盜公庫寶貨輸注家爲謝廷老表按權罪由是中入切齒又論李逢吉黨張權輿程昔範不宜居諫爭官逢吉怒會廷老告滿日日出爲臨晉令文宗立召爲殿中侍御史李讓夷數薦之拜翰林學士日酣飲不持檢操帝不悅并讓夷罷之開成三年遷給事中在公卿間侃侃不干虛譽推爲正人卒贈刑部侍郎子保遜第進士擢累給事中保遜子昭緯乾寧中至禮部侍郎性輕率坐事貶礪州刺史

李遜字友道魏申公發之後趙郡所謂申公房者客居荊州始署山南東道掌書記累遷濠州刺史初濠州兵謀殺其將楊騰騰走揚州因滅騰家曹亡剽劫遜至鑄論利害衆釋鎧自歸觀察使旨限外浮斂遜一不應入爲虞部郎中由衢州刺史以政最擢浙東

觀察使當貞元初福建軍亂前觀察使奏益兵三千屯于境以折
閩衝遂爲長戍幾三十年遜署事卽停其兵入爲給事中故事天
子以畸日聽政對羣臣遜奏陛下求治而下有所陳當不時上豈
宜限以日如是畢歲得望天子者幾何憲宗悅從之遷戶部侍郎
代嚴綬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時方討蔡析山南東道爲兩節度以
唐鄧隋三州授高霞寓得專攻討而遜督襄復郢均房五州賊饋
之初襄陽兵隸霞寓者多逃還後霞寓戰賊不勝言爲遜所撓帝
欲按狀宰相請置不問下遷太子賓客中人誣之更貶恩王傳久
乃歷京兆尹國子祭酒以檢校禮部尚書爲忠武節度使時吳元
濟始平治條疏類遜召會大衆申嚴約束明諭賞罰上下皆感畏
衆遂安遜於爲政抑彊植弱貧富均一所至有績可紀長慶初幽
鎮繼亂遜首建誅討計不聽詔以兵萬人會行營卽日上道先諸

軍至由是進檢校吏部尚書未幾徙節鳳翔過京師以疾求解爲
刑部尚書卒年六十三贈尚書右僕射諡曰貞子方玄字景業第
進士裴誼奏署江西府判官有大獄論死者十餘囚方玄刺審其
冤悉平貸之累爲池州刺史鉤檢戶籍所以差量徭賦者皆有科
品程章吏不得私常曰沈約年八十手寫簿書益爲此云終處州
刺史

遜弟建字杓直與兄俱客荊州鄉人爭鬪不詣府而詣建平決無
頗母憐其孝每字之曰矮子勸吾食吾輒飽進藥吾意其瘳貞元
中補校書郎德宗思得文學者或以建聞帝問左右宰相鄭珣瑜
曰臣爲吏部時當補校書者八人它皆藉貴勢以請建獨無有帝
喜擢左拾遺翰林學士順宗立李師古以兵侵曹州建作詔諭還
之詞不假借王叔文欲更之建不可左除太子詹事改殿中侍御

史以兵部郎中知制誥宰相有竄定藁詔者亟請解職除京兆少尹會遜被讒建申治之出為澧州刺史召拜刑部侍郎卒贈工部尚書初建為學時家苦貧兄造知其賢為營丐使成就之故遜建皆舉進士後雖通顯未嘗置垣屋以清儉稱建子訥字敦止及進士第遷累中書舍人為浙東觀察使性疏下遇士不以禮為下所逐貶朗州刺史召為河南尹時久雨洛暴漲訥行水魏王堤懼漂汨疾馳去水遂大毀民廬議者薄其材初訥居與宰相楊收接收欲市訥穴舍以廣第訥叱曰先人舊廬為權貴優笑地邪凡三為華州刺史歷兵部尚書以太子太傅卒遺命葬不請鹵簿避贈諡詔聽

姚獨孤顧韋段呂許薛李列傳第八十七

唐書百六十二

孔穆崔柳楊馬列傳第八十八

西川宅圖
氏雷圖南註

唐書百六十三

孔巢父字弱翁孔子三十七世孫少力學隱徂來山永王璘稱兵江淮辟署幕府不應璘民伍璘敗知名廣德中李季卿宣撫江淮薦為左衛兵曹參軍三遷庫部員外郎出為涇原行軍司馬累拜湖南觀察使未行會普王為荆襄副元帥署行軍司馬俄而德宗狩奉天行在擢給事中為河中陝華招討使累上破賊方略帝嘉納未幾兼御史大夫為魏博宣慰使巢父辯而才及見田悅與言君臣大義利害逆順開曉其眾是時悅久不臣下皆厭亂雜然喜曰不圖今日還為王人酒中悅起自陳騎射工曰陛下見用何敵不摧巢父曰若爾不蚤自歸乃一劇賊耳悅曰能為劇賊豈不能為功臣乎巢父曰國方多虞待子而息悅謝焉數日田緒殺悅與大將邢曹俊等聽命巢父即以緒權中軍務紓其難李懷光據

河中帝復令巢父宣慰罷其兵以太子太保授之懷光素服待命巢父不止衆忿曰太尉無官矣方宣詔乃譟而合害巢父并殺中人啖守盈初巢父至懷光以其使魏博而田悅死疑其謀出巢父故軍亂不肯救帝聞震悼贈尚書左僕射諡曰忠詔具禮收葬賜其家粟帛存卹之從子殘戡戡

殘字君嚴擢進士第鄭滑盧羣辟爲判官羣卒攝總留務監軍楊志謙雅自肆衆皆恐殘邀志謙至府與對榻卧起示不疑志謙嚴憚不敢動入爲侍御史累擢諫議大夫條上四事一多冗官二吏不奉法三百姓田不盡墾四山澤權酷爲州縣弊憲宗異其言中人劉希光受賕二十萬緡抵死吐突承璀坐厚善逐爲淮南監軍太子舍人李涉知帝意投匭上言承璀有功不可棄殘得副章不肯受面質讓之涉更因左右以聞殘劾奏涉結近倖營罔上聽有

詔斥涉峽州司馬宦寵側目人爲危之殘自以適所志軒軒甚得俄兼太子侍讀改給事中江西觀察使李少和坐贓獄寢不下博陵崔易簡殺從父兄鞫狀具京兆尹左右之翻其情殘慷慨論正貶少和殺易簡奪尹三月俸再遷尚書左丞信州刺史李位好黃老道數祠禱部將韋岳告位集方士圖不軌監軍高重謙上急變捕位劾禁中殘奏刺史有罪不容繫仗內請付有司詔送御史臺殘與三司雜治無反狀岳坐誣罔誅貶位建州司馬中人愈怒故出爲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淡菜蚶蛤之屬殘以爲自海抵京師道路役凡四十三萬人奏罷之歷大理卿國子祭酒會嶺南節度使崔詠死帝謂裴度曰嘗論罷蚶菜者誰歟今安在是可往爲朕求之度以殘對卽拜嶺南節度使既至免屬州逋負十八萬緡米八萬斛黃金稅歲八百兩先是屬刺史俸率三萬又不時給皆取

部中自衣食，戮乃倍其俸，約不得爲貪暴，稍以法繩之。南方鬻口爲貨，掠人爲奴婢，戮峻爲之禁，親吏得嬰兒於道，收育之。戮論以死由是閭里相約不敢犯，士之斥南不能北歸，與有罪之後，百餘族才可用，用之稟無告者，女子爲嫁遣之。蕃舶泊步，有下碇稅，始至有閱貨，宴所餉，犀珮下及僕隸，戮禁絕無所求索。舊制海商死者，官籍其貲，滿三月無妻子詣府，則沒入。戮以海道歲一往復，苟有險者不爲限，悉推與自貞元中，黃洞諸蠻叛，久不平，容桂二管利虜掠，幸有功，乃請合兵討之。戮固言不可，帝不聽，大發江湖兵會二管入討，士被瘴毒死者不勝計。安南乘之，殺都護李象古，而桂管裴行立容管陽旻，皆無功，憂死。獨戮不邀，一旦功交廣，晏然天治，穆宗立，以吏部侍郎召，改右散騎常侍，還爲左丞，以老自乞。雅善韓愈，謂曰：公尚壯，上三留，何去之果？戮曰：吾豈要君者？吾年

一宜去，吾爲左丞，不能進退，郎官二宜去，愈曰：公無留資，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子言愈嗟歎，卽上疏言：臣與戮同在南省，數與戮相見，其爲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年七十，筋力耳目未衰，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戮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禮大夫七十致事，若不得謝，則賜之几杖安車，不必七十盡許致仕。今戮據禮求退，陛下若不聽許，亦無傷義而有貪賢之美，不報以禮部尚書致仕，歲致羊酒，如漢徵士禮。卒年七十三，贈兵部尚書，諡曰貞子，遵孺溫裕，仕爲天平節度使，遵孺

子緯

緯字化文，少孤，依諸父，多與有名者游，才譽蚤成，擢進士第，東川崔慎由表置幕府，從崔鉉淮南，復從慎由守河中，再遷觀察判官，宰相楊收薦以長安尉直弘文館，遷監察御史，進禮部員外郎兼

集賢直學士母喪解還爲右司員外郎趙隱言其才拜翰林學士
俄知制誥頻遷戶部侍郎擢御史中丞緯方雅疾惡若讎中外聞
風未繩輒肅三遷吏部侍郎權要私謁至盈几一不省當路不悅
改太常卿從僖宗西到蜀以刑部尚書判戶部蕭邁雅不喜坐調
度不給改太子少保及帝避朱玫次陳倉惟黃門衛士數百扈乘
輿詔拜緯御史大夫令趣百官至行在時羣臣露次盤屋爲盜剽
脅衣囊略盡緯謁宰相欲有所論邁與裴澈怨田令孜不欲行辭
不見緯召御史曰吾等身被恩誼不辭難今詔羣臣皆不至夫與
人布衣游猶有緩急相卹況於君乎且泣下御史亦辭方寇尅丐
食請辦一日費而行緯曰吾妻疾旦暮盡丈夫豈以家事後國事
乎公善自謀吾行決矣往見李昌符曰詔書再至而羣臣顧未行
僕大夫也不敢後願假兵護送天子所昌符具資裝送之旣及行

在緯策攻必反建言關邑阨狹不足駐六師請幸梁州卽日去陳
倉而攻兵至微緯言幾不脫進拜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攻平從帝還領諸道鹽鐵轉運使累遷尚書左僕射賜號持危啓
運保乂功臣鐵券恕十死又賜天興良田善和里第各一區兼京
畿管田使昭宗卽位進司空以太學焚殘乃兼國子祭酒完治之
加司徒封魯國公帝將郊見中尉樞密使索宰相朝服有司白中
人無衣冠助祭事中尉怒責禮官必得緯言中人不朝國典也陛
下欲假借之則請以所兼官爲之服諫官固執帝召謂曰方舉大
禮爲我容之進兼太保時天武都頭李順節疏暴人也以浙西節
度使兼平章事臺史白已謝當班見百官緯判止之明日順節盛
服至則無班快快去他日見緯以爲言緯曰固疑公見望也且百
辟卿士天子廷臣班見宰相以宰相爲之長公提天武健兒據堂

受禮安乎必欲用之去都頭乃可順節慙縮不敢言張濬將伐太原帝不決以問緯緯助濬請既濬敗坐傅會出爲荆南節度使俄貶均州刺史二人皆密結朱全忠全忠爲請詔聽所便乃屏居華陰李茂貞入殺韋昭度帝惡大臣朋比與藩臣交更召緯入朝再擢吏部尚書以司空門下侍郎復輔政使者敦勸力疾到京師見帝嗚咽流涕自陳衰疾不任事乞歸田里帝動容詔使者送緯至堂視事會天子出次石門從至莎城以病還都家人召醫視緯曰天下方亂何久求生不肯服藥卒贈太尉

戡字勝始進士及第補修武尉以大理評事佐昭義李長榮節度府長榮死盧從史自別將代之留署掌書記從史稍得志益驕與王承宗田緒陰相結欲久連兵以固其位戡始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始若受其言後偃蹇不軌戡遂以疾歸洛陽未

幾李吉甫鎮揚州表置幕府戡未應從史曰是故舍我而從人邪卽誣以事奏三上詔以衛尉丞分司東都自貞元後帥鎮劾奏僚佐不驗輒斥至是給事中呂元膺執不可憲宗遣使諭曰朕非不知戡行用之矣未幾卒年五十七從史敗追贈司勳員外郎

戡字方舉初父死難詔與一子官補修武尉不受以讓其兄戡擢明經書判高等爲校書郎陽翟尉累遷殿中侍御史分司東都昭義判官徐玟故嘗助盧從史爲跋扈者從史敗孟元陽代欲復用之戡移書昭義前繫玟乃上列其狀帝怒流玟播州轉侍御史庫部員外郎始朱泚以彭偃爲中書舍人偃子充符得不死辟鄜坊府或薦其能召還京師戡謂京兆尹裴武曰泚所下詔令皆偃爲之悖逆子不鳥竄獸伏乃干譽求進乎子盍效季孫行父逐莒僕以勉事君者武卽逐出充符拜京兆少尹再遷爲湖南觀察使召

授右散騎常侍京兆尹歲旱文宗憂甚戢躬祠曲江池一夕大澍
帝悅詔兼御史大夫卒贈工部尚書于溫業

溫業字遜志擢進士第大中時爲吏部侍郎求外遷宰相白敏中
顧同列曰吾等可少警孔吏部不樂居朝矣後爲太子賓客

穆寧懷州河內人父元休有名開元間獻書天子擢偃師丞世以
儒聞寧剛正氣節自任以明經調鹽山尉安祿山反署劉道玄爲
景城守寧募兵斬之檄州縣并力捍賊史思明略境郡守召寧攝
東光令禦之賊遣使誘寧寧斬以徇郡守恐怒賊令致死卽奪其
兵罷所攝始寧過平原見顏真卿嘗商賊必反及是聞真卿拒祿
山卽遺真卿書曰夫子爲衛君乎真卿喜署寧河北採訪支使寧
以息屬其母弟曰苟不乏嗣足矣卽馳謁真卿曰先人有嗣矣我
可從公死旣而賊攻平原寧勸固守真卿不從夜亡過河見肅宗

行在帝問狀真卿對不用穆寧言故至此帝異之馳驛召寧將以
諫議大夫任之會真卿以直忤旨寧亦罷上元初爲殿中侍御史
佐鹽鐵轉運住埵橋李光弼屯徐州餉不至檄取資糧寧不與光
弼怒召寧欲殺之或勸寧去寧曰避之失守亂自我始何所逃罪
乎卽往見光弼光弼曰吾帥衆數萬爲天子討賊食乏則人散君
閉廩不救欲潰吾兵耶答曰命寧主糧者勅也公可以檄取乎今
公求糧而寧專饋寧有求兵而公亦專與乎光弼執其手謝曰吾
固知不可聊與君議耳時重其能守官累遷鄂岳沔都團練及租
庸鹽鐵轉運使當是時河漕不通自漢沔徑商山以入京師淮西
節度使李忠臣不奉法設戍邏以征商賈又縱兵剽行人道路幾
絕與寧夾淮爲治憚寧威掠劫爲衰漕賈得通坐杖死沔州別駕
貶平集尉大曆初起爲監察御史三遷檢校祕書少監兼和州刺

史治有狀後刺史疾之以天寶舊版校見戶妄劾寧多逋亡貶泉
州司戶參軍事子贊訴其枉三年始得通詔御史覆視實增戶數
倍召入拜太子右諭德寧性不能事權右毅然寡合執政者惡之
雖直其誣猶置散位寧默不樂惜曰時不我容我不時徇又可以
進乎遂移疾滿百日屢矣親友強之輒復一朝德宗在奉天奔詣
行在擢祕書少監改太子右庶子帝還京師乃曰可以行吾志矣
卽罷歸東都以祕書監致仕卒寧居家嚴事寡姊恭甚嘗譏家令
訓諸子人一通又戒曰君子之事親養志爲大吾志直道而已苟
枉而道三牲五鼎非吾養也疾病不嘗藥時稱知命四子贊質員
賞寧之老贊爲御史中丞質右補闕員侍御史賞監察御史皆以
守道行誼顯先是韓休家訓子姓至嚴貞元間言家法者尚韓穆
二門云

姪

贊字相明擢累侍御史分司東都陝虢觀察使盧岳妻分貲不及
妾子妾訴之中丞盧侶欲重妾罪贊不聽侶與宰相竇參共誣贊
受金捕送獄弟賞上冤狀詔三司覆治無之猶出爲郴州刺史參
敗召爲刑部郎中對延英擢御史中丞裴延齡判度支屬吏受賂
具獄欲曲貸吏贊執不可延齡白贊深文貶饒州別駕久之拜州
刺史憲宗立進宣歙觀察使卒于官贈工部尚書

質性强直舉賢良方正條對詳切頻擢至給事中政事得失未嘗
不盡言元和時鹽鐵轉運諸院擅繫囚笞掠嚴楚人多死質奏請
與州縣吏參決自是不冤後論吐突承璀不宜爲將憲宗不悅改
太子左庶子坐與楊憑善出爲開州刺史卒

員字與直工爲文章杜亞留守東都署佐其府蚤卒兄弟皆和粹
世以珍味目之贊少俗然有格爲酪質美而多人爲酥員爲醍醐

賞爲乳腐云

崔邠字處仁貝州武城人父倕三世一爨當時言治家者推其法至德初獻賦行在肅宗異其文位吏部侍郎邠第進士復擢賢良方正授渭南尉遷補闕上疏論裴延齡姦以鯁亮知名由中書舍人再遷吏部侍郎性溫裕沈密行已又簡儉憲宗器之裴垪亦薦邠材可宰相會病遂不拜久乃爲太常卿知吏部尚書銓故事太常始視事大閱四部樂都人縱觀邠自第去帽親導母輿公卿見者皆避道都人榮之以母憂解卒于喪年六十贈吏部尚書諡曰文簡弟豐邠郇鄆鄆

郇字廣略姿儀偉秀人望而慕之然不可狎也中進士第補集賢校書郎累遷吏部員外郎下不敢欺每擬吏親挾格褻黜必當寒遠無留才三遷諫議大夫穆宗立荒于游畋內酣蕩昕曙不能朝

獨
郇進曰十一聖之功德四海之大萬國之衆其治其亂繫於陛下白山以東百城地千里昨日得之今日失之西望戎壘距宗廟十舍百姓憔悴畜積無有願陛下親政事以幸天下帝動容慰謝遷給事中敬宗嗣位拜翰林侍講學士旋進中書舍人謝曰陛下使臣侍講歷半載不一問經義臣無功不足副厚恩帝慙曰朕少間當請益高鉞適在旁因言陛下樂善而無所咨詢天下之人不知有嚮儒意帝重咎謝咸賜錦幣郇與高重類六經要言爲十篇上之以便觀省遷禮部侍郎出爲虢州觀察使先是上供財乏則奪吏奉助輸歲率八十萬郇曰吏不能贍私安暇卹民吾不能奪治安得自封卽以府常費代之又詔賦粟輸太倉者歲數萬石民困於輸則又輦而致之河郇乃旁流爲大敖受粟實而注諸艘民悅忘輸之勞改鄂岳等州觀察使自蔡人叛鄂岳常苦兵江湖盜賊

顯行鄆修治鎧仗造蒙衝駛追窮躡上下千里歲中悉捕平又觀察浙西遷檢校禮部尚書卒于官贈吏部尚書諡曰德鄆不藏貲有輒周給親舊爲治其昏喪居家怡然不訓子弟子弟自化室處庫漏無步廡至霖淖則客益而屐以就外位治號以寬經月不咎一人及涖鄂則嚴法峻誅一不貸或問其故曰陝土瘠而民勞吾無之不暇猶恐其擾鄂土沃民剽雜以夷俗非用威莫能治政所以貴知變者也聞者服焉五子瑤瑰瑾珮璆瑤任禮部侍郎浙西鄂岳觀察使瑾禮部侍郎湖南觀察使瑰珮俱達官

鄆擢進士累遷至左金吾衛大將軍暴卒以韓約代之不閱旬李訓亂約死於難世謂鄆之亡崔氏積善報也贈禮部尚書

鄆及進士第補渭南尉累除刑部郎中出副杜元穎西川節度府召入爲工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再遷吏部侍郎由宣歙觀察使入

爲太常卿文宗末擢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中書侍郎罷爲劍南西川節度使宣宗初以檢校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節度淮南卒于軍崔氏四世總麻同爨兄弟六人至三品邠鄆鄆凡爲禮部五吏部再唐興無有也居光德里構便齋宣宗聞而歎曰鄆一門孝友可爲士族法因題曰德星堂後京兆民卽其里爲德星社云柳公綽字寬京兆華原人始生三日伯父子華曰興吾門者此兒也因小字起之幼孝友性質嚴重起居皆有禮法屬文典正不讀非聖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補校書郎間一年再登其科授渭南尉歲歉饑其家雖給而每飯不過一器歲豐乃復或問之答曰四方病飢獨能飽乎累遷開州刺史地接夷落寇常逼其城吏曰兵力不能制願以右職署渠帥公綽曰若同惡邪何可撓法立誅之寇亦引去遷侍御史吏部員外郎時武元衡節度劍南與裴度

俱爲判官尤相引重召爲吏部郎中憲宗喜武功且數出游畋公
綽奏太醫箴以諷曰天布寒暑不私於人品類旣一高卑以均人
謹好愛能保其身清靜無瑕輝光以新寒暑滿天地浹肌膚於外
好愛在耳目誘心知於內端潔爲隄奔射猶敗氣行無間隙不在
大謂天高矣氛蒙晦之謂地厚矣橫流潰之飲食資身過則生患
衣服稱德侈則生慢唯過與侈心必隨之氣與心流疾乃伺之畋
遊恣樂流情蕩志馳騁勞形叱吒傷氣不養其外前修所忌人乘
氣生嗜慾以萌氣離有患氣完則成巧必喪真智實誘情醫之上
者理於未然患居慮後防處事先心靜樂行體和道全克施萬物
以享億年聖人在上各有攸處臣司太醫敢告諸御天子高其才
遣使謂曰卿言氣行無間隙不在大愛朕深者當置之坐隅踰月
拜御史中丞公綽本與裴垕善李吉甫復當國出爲湖南觀察使

以地卑濕不可迎養求分司東都不聽後徙鄂岳觀察使時方討
吳元濟詔發鄂岳卒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公綽曰朝廷謂吾儒
生不知兵邪卽請自行許之引兵度江抵安州聽以軍禮迎謁公
綽謂曰公所以屬韃負弩豈非兵事邪若褫戎容則兩郡守耳何
所統壹哉以公世將曉兵吾且欲署職以兵法從事聽曰唯命卽
以都知兵馬使中軍先鋒行營都虞候三牒授之選兵六千屬焉
戒諸校曰行營事一決都將聽被用畏威遂盡力當時服其知權
軍出公綽數省問其家疾病生死厚給之婦人敖蕩者沈之江軍
中感服曰中丞爲我知家事敢不死戰故鄂軍每戰輒克元和十
一年爲李道古代還除給事中李師道平遣宣諭鄆州復命拜京
兆尹方赴府有神策校乘馬不避者卽時撈死帝怒其專殺公綽
曰此非獨試臣乃輕陛下法帝曰旣死不以聞可乎公綽曰臣不

驛戶
當奏在市死職金吾在坊死職左右巡使帝乃解以母喪去官服
除爲刑部侍郎領鹽鐵轉運使轉兵部兼御史大夫長慶元年復
爲京兆尹時幽鎮用兵補置諸將使駟係道公綽奏曰比館遞匱
乏驛置多闕敕使衣緋紫者所乘至三四十騎黃綠者不下十數
吏不得視券隨口輒供驛馬盡乃掠奪民馬怨嗟驚擾行李殆絕
請著定限以息其弊有詔中書條檢定數由是吏得紓罪宦官共
惡疾之改吏部侍郎遷御史大夫韓弘病自河中還詔百官問疾
弘遣子辭不能見公綽謂曰上使百司省候是謂異禮宜力疾以
見公卿安可卧令子姓傳言耶弘懼挾扶以出改禮部尚書以祖
諱換左丞俄檢校戶部尚書山南東道節度使行部至鄧縣吏有
納賄舞文二人同繫獄縣令以公綽素持法謂必殺貪者公綽判
曰賊吏犯法法在姦吏壞法法亡誅舞文者其廢馬害園人公綽

是乃
殺之或言良馬可愛曰安有良馬而害人乎寶曆元年就遷檢校
左僕射牛僧孺罷政事爲武昌節度使公綽具軍容伏謁左右諫
止之答曰奇章始去台宰方鎮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有道士獻
丹藥問所從來曰自薊門時朱克融方叛遽曰惜哉藥自賊境來
雖驗何益卽棄藥而逐道士入爲刑部尚書俄拜邠寧節度使先
時神策諸鎮列屯部中不聽本道節制故虜得窺聞公綽論所宜
因詔屯營緩急悉受節度復爲刑部尚書京兆獄有姑鞭婦至死
者府欲殺之公綽曰尊歐卑非鬪也且子在以妻而戮其母不順
遂減論大和四年爲河東節度遭歲惡搏節用度輟宴飲衣食與
士卒鈞北虜遣梅祿將軍李暢以馬萬匹來市所過皆厚勞飭兵
以防襲奪至太原公綽獨使牙將單騎勞問待以至意闢牙門令
譯官引謁宴不加常暢德之出涕徐驅道中不妄馳獵陜北有沙

陶部勇武喜鬪爲九姓六州所畏公綽召其酋朱邪執宜治廢柵
十一募兵三千留屯塞上其妻母來太原者令夫人飲食問遺之
沙陀感恩故悉力保障以病乞代授兵部尚書不任朝請忽顧左
右召故吏韋長衆謂屬諉以家事及長至乃曰爲我白宰相徐州
專殺李聽親吏非用高瑀不能安因瞑目不復語後二日卒年六
十八贈太保諡曰元公綽居喪毀墓三年不澡沐事後母薛
謹甚雖姻屬不知非薛所生外兄薛宮早卒爲育其女嫁之嘗曰
吾莅官未嘗以私喜怒加於人子孫其昌乎與錢徽蔣乂杜元穎
薛存誠善取士如許康佐鄭朗盧簡辭崔輿夏侯孜李拭韋長皆
知名顯貴云子仲郢

仲郢字諭蒙母韓卽臯女也善訓子故仲郢幼嗜學嘗和熊膽丸
使夜咀嚼以助勤長工文著尚書二十四司箴爲韓愈咨賞元和
未及進士第爲校書郎牛僧孺辟武昌幕府有父風矩僧孺歎曰
非積習名教安及此邪入爲監察御史遷侍御史有禁卒誣里人
斫父墓栢射殺之吏以專殺論而中尉護免其死右補闕蔣係爭
不省仲郢監罰執曰賊不死是亂典刑有詔御史蕭傑監之傑復
爭遂獨詔京兆杖之不監朝廷嘉其守會昌初累轉吏部郎中時
詔減官冗長者仲郢條簡浹日損千二百五十員議者厭伏遷左
諫議大夫武宗延方士築望仙臺累諫諄切帝遣中人愧諭御史
崔元藻以覆按吳湘獄得罪仲郢切諫宰相李德裕不爲嫌奏拜
京兆尹置權量於東西市使貿易用之禁私製者北司吏人粟違
約仲郢殺而尸之自是人無敢犯政號嚴明會廢浮屠法盡壞銅
象爲錢仲郢爲鑄錢使吏請以字識錢者不答旣淮南鑄會昌字
久之僧反取爲鐘鈸云中書舍人紇干泉訴甥劉詡歐其母詡爲

禁軍校仲郢不待奏卽捕取之死杖下宦官以爲言改右散騎常侍知吏部銓德裕頗抑進士科仲郢無所徇是時以進士選無受惡官者又當調者持闕簿令自閱卽擬唱吏無能爲姦宣宗初德裕罷政事坐所厚善出爲鄭州刺史周墀鎮滑而鄭爲屬郡高其績及入相薦授河南尹召拜戶部侍郎墀罷它宰相惡仲郢左遷秘書監數月復出河南尹以寬惠爲政或言不類京兆時答曰輦轂之下先彈壓郡邑之治本惠養烏可類乎擢劍南東川節度使大吏邊章簡挾勢肆貪前帥不能制仲郢因事殺之官下肅然居五年召爲吏部侍郎俄改兵部領鹽鐵轉運使有劉習者以藥術進詔署鹽官仲郢以爲醫有本色官若委錢穀各分不正帝悟乃賜緘遣還大中十二年辭疾以刑部尚書罷使轉戶部封河東縣男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南鄭令權奕以罪仲郢杖之六日死貶雷

有以

州刺史頃之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起爲號州刺史以檢校尚書左僕射東都留守會盜發父墓棄官歸華原徙華州刺史不拜咸通五年爲太平節度使初仲郢爲諫議大夫後每遷必烏集升平第庭樹戟架皆滿五日乃散及是不復集卒於鎮仲郢方嚴尚氣義事親甚謹李德裕貶死家無祿不自振及領鹽鐵遂取其兄子從質爲推官知蘇州院宰相令狐綯持不可乃移書開諭綯綯感悟從之每私居內齋束帶正色服用簡素父子更九鎮五爲京兆再爲河南皆不奏瑞不度浮屠急於摘貪吏濟單弱每旱潦必貸匱蠲負里無逋家衣冠孤女不能自歸者斥稟爲婚嫁在朝非慶弔不至宰相第其迹略相同家有書萬卷所藏必三本上者貯庫其副常所閱下者幼學焉仲郢嘗手鈔六經司馬遷班固范曄史皆一鈔魏晉及南北朝史再又類所鈔它書凡三十篇號柳氏自

備旁錄仙佛書甚衆皆楷小精真無行字子璞珪璧玼

璞字韜玉學不營仕著春秋三氏異同義又述天祚長曆斷自漢武帝紀元爲編年以大政大祥異侵叛戰伐隨著之閏位者附見其左常謂杜征南春秋後序述紀甲曆爲得實自餘史家皆差蔣係以爲然終著作郎

珪字交玄大中中與璧繼擢進士皆秀整而文杜牧李商隱稱之杜悰鎮西川表在幕府久乃至會悰徙淮南歸其積俸珪不納悰舉故事爲言卒辭之以藍田尉直弘文館遷右拾遺而給事中蕭倣鄭裔綽謂珪不能事父封還其詔仲郢訴其子冒處諫職爲不可謂不孝則誣請勤就養詔可始公綽治家埒韓滉及珪被廢士人愧悵終衛尉少卿

璧字賓玉馬植鎮汴州辟管書記又從李贄桂州規止其不法贄

不聽乃拂衣去未幾軍亂擢右補闕再轉屯田員外郎僖宗幸蜀授翰林學士累遷右諫議大夫

玼以明經補秘書正字由書判拔萃累轉左補闕高湜再鎮昭義皆表爲副擢刑部員外郎湜貶高要尉玼三疏申理湜後得豪嗟歎以爲其言雖自辨不加也出爲嶺南節度副使解中橋熟旣食乃納直於官黃巢陷交廣逃還除起居郎巢入京師奔行在再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文德元年以吏部侍郎修國史拜御史大夫直清有父風昭宗欲倚以相中官譖玼煩碎非廊廟器乃止坐事貶瀘州刺史卒光化初帝自華還詔復官爵玼常述家訓以戒子孫曰夫門地高者一事墜先訓則異它人雖生可以苟爵位死不可見祖先地下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窺嫉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矣所以修已不得不至爲學不得不堅夫士

君子生於世已無能而望它人用已無善而望它人愛猶農夫鹵
莽種之而怨天澤不潤雖欲弗餒可乎余幼聞先公僕射言立已
以孝悌爲基恭默爲本畏怯爲務勤儉爲法肥家以忍順保交以
簡恭廣記如不及求名如儻來莅官則絜已省事而後可以言家
法家法備然後可以言養人直不近禍廉不沽名憂與禍不偕絜
與富不並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憂則恐懼恐懼則福
至又曰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世族
遠長與命位豐約不假問龜著星數在處心行事而已昭國里崔
山南瑄子孫之盛仕族罕比山南曾祖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
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櫛縫笄拜階下升堂乳姑長孫不粒食者
數年一日病言無以報吾婦冀子孫皆得如婦孝然則崔之門安
得不犬乎東都仁和里裴尚書寬子孫衆盛實爲名閥天后時宰

相魏玄同選尚書之先爲婿未成婚而魏陷羅織獄家徙嶺表及
北還女已踰笄其家議無以爲衣食資願下髮爲尼有一尼自外
至曰女福厚豐必有令匹子孫將遍天下宜北歸家人遂不敢議
及荆門則裴齋裝以迎矣今勢利之徒捨信誓如返掌則裴之蕃
衍乃天之報施也余舊府高公先君兄弟三人俱居清列非速客
不二羹藪夕食齧葡萄而已皆保重名於世永寧王相國涯居位
竇氏女歸請曰玉工貨釵直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豈於女惜
但釵直若此乃妖物也禍必隨之女不敢復言後釵爲馮球外郎
妻首飾涯曰爲郎吏妻首飾有七十萬錢其可久乎馮爲賈相國
餽門人賈有奴頗橫馮愛賈召奴責之奴泣謝未幾馮晨謁賈賈
未出有二青衣齋銀罌出曰公恐君寒奉地黃酒三杯馮悅盡舉
之俄病渴且咽因暴卒賈爲歎息出涕卒不知其由明年王賈皆

遭禍噫王以珍玩爲物之妖信知言矣而不知恩權隆赫之妖甚於物邪馮以卑位貪貨不能正其家忠於所事不能保其身不足言矣賈之奴害客于牆廡間而不知終始終富貴其得乎舒相國元輿與李繁有隙爲御史鞫譙獄窮致繁罪後舒亦及禍今世人盛言宿業報應曾不思視履考祥事歟夫名門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余家本以學識禮法稱於士林比見諸家於吉凶禮制有疑者多取正焉喪亂以來門祚衰落基構之重屬於後生夫行道之人德行文學爲根株正直剛毅爲柯葉有根無葉或可俟時有葉無根膏雨所不能活也至於孝慈友悌忠信篤行乃食之醢醬可一日無哉其大槩如此

公權字誠懸公綽弟也年十二工辭賦元和初擢進士第李聽鎮

夏州表爲掌書記因入奏穆宗曰朕嘗於佛廟見卿筆蹟思之久矣卽拜右拾遺侍書學士再遷司封員外郎帝問公權用筆法對曰心正則筆正筆正乃可法矣時帝荒縱故公權及之帝改容悟其以筆諫也公綽嘗寓書宰相李宗閔言家弟本志儒學先朝以侍書見用頗類工祝願徙散秩乃改右司郎中弘文館學士文宗復召侍書遷中書舍人充翰林書詔學士嘗夜召對于亭燭窮而語未盡宮人以蠟液濡紙繼之從幸未央宮帝駐輦曰朕有一喜邊戍賜衣久不時今中春而衣已給公權爲數十言稱賀帝曰當賀我以詩宮人迫之公權應聲成文婉切而麗詔令再賦復無停思天子甚悅曰子建七步爾乃三焉常與六學士對便殿帝稱漢文帝恭儉因舉袂曰此三澣矣學士皆賀獨公權無言帝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誅明賞罰服澣濯之衣此小節耳非

有益治道者異日與周墀同對論事不阿墀爲惴恐公權益不奪帝徐曰卿有諍臣風可屈居諫議大夫乃自舍人下遷仍爲學士知制誥開成三年轉工部侍郎召問得失因言郭晔領邠寧而議者頗有臧否帝曰晔尚父從子太皇太后季父官無玷郵自大金吾位方鎮何所更議答曰晔誠勲舊然人謂獻二女乃有是除信乎帝曰女自參承太后豈獻哉公權曰疑嫌間不可戶曉因引王珪諫廬江王妃事是日帝命中宮自南內送女還晔家其忠益多類此遷學士承旨武宗立罷爲右散騎常侍宰相崔瑛引爲集賢院學士知院事李德裕不悅左授太子詹事改賓客累封河東郡公復爲常侍進至太子少師大中十三年天子元會公權稍耄忘先羣臣稱賀占奏忽謬御史劾之奪一季俸議者恨其不歸事咸通初乃以太子太保致仕卒年八十八贈太子太師公權博貫經

術於詩書左氏春秋國語莊周書尤邃每解一義必數十百言通音律而不喜奏樂曰聞之令人驕怠其書法結體勁媚自目一家文宗嘗召與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屬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餘涼它學士亦屬繼帝獨諷公權者以爲詞情皆足命題於殿壁字率徑五寸帝歎曰鍾王無以尚也其遷少師宣宗召至御座前書紙三番作真行草三體奇祕賜以器幣且詔自書謝章無限真行當時大臣家碑誌非其筆人以子孫爲不孝外夷入貢者皆別署貨貝曰此購柳書嘗書京兆西明寺金剛經有鍾王歐虞褚陸諸家法自爲得意凡公卿以書貺遺蓋鉅萬而主藏奴或盜用嘗貯杯盃一筭滕識如故而器皆亡奴妄言叵測者公權笑曰銀杯羽化矣不復詰唯研筆圖籍自鏤秘之子華公綽諸父也始辟嚴武劔南府累遷池州刺史代宗將幸華

唐書百八十三
七
清宮先命完葺欲以子華為京兆少尹尹惡其剛方沮解之遂為
昭應令檢校金部郎中修宮使設棘圍於市徇邑中曰民有得華
清宮瓦石材用投圍中踰三日不還者死不終日巴山積矣營辦
略足宰相元載有別墅以奴主務自稱郎將怙勢縱暴租賦未嘗
入官子華因奴入謁收付獄劾發宿罪杖殺之一邑震伏載不敢
怨遣吏厚謝預知其終自為墓銘子公器公度公度善攝生年八
十餘有彊力常云吾初無術但未嘗以氣海煖冷物熟生物不以
元氣佐喜怒耳位光祿少卿公器生遵遵生璨別有傳

楊於陵字達夫本漢太尉震之裔父太清倦宦客河朔死安祿山
之亂於陵始六歲間關至江左逮長有奇志十八擢進士調句容
主簿節度使韓滉剛嚴少許可獨奇於陵謂妻柳曰吾求佳婿無
如於陵賢因以妻之辟鄂岳江西使府滉居宰相領財賦權震中

外於陵隨府罷避親不肯調退廬建昌以文書自娛樂滉卒乃入
為鄴部員外郎以吏部判南曹選者恃與宰相親文書不如式於
陵駁其違宰相怒以南曹郎出使弔宣武軍未幾遷右司郎中換
吏部出為絳州刺史德宗雅聞其名留拜中書舍人時京兆李實
恃恩暴橫於陵與所善許孟容不離附為所譖短徙祕書少監帝
崩宣遺詔於太原幽州節府獻遺無所納拜華州刺史遷浙東觀
察使越人飢請出米三十萬石拚贍貧民政聲流聞入為京兆尹
先是編民多竄北軍籍中倚以橫閭里於陵請限丁制減三丁者
不得著籍姦人無所影賴京師豪右大震遷戶部侍郎元和初牛
僧孺等以賢良方正對策於陵被詔程其文居第一宰相惡其言
出為嶺南節度使辟韋詞李翱等在幕府咨訪得失教民陶瓦易
蒲屋以絕火患監軍許遂振者悍戾貪肆憚於陵不敢撓以私則

爲飛語聞京師憲宗不能無惑有詔罷歸遂振領留事咎吏剔抉其贓吏呼曰楊公尚拒他方賂遺肯私官錢邪宰相裴垍亦爲帝別白言之乃授吏部侍郎而遂振終得罪初吏部程判別詔官參考齊抗當國罷之至是尚書鄭餘慶移疾乃循舊制於陵建言佗官但第判能否不知限員有司計員爲留遣之格事不相謀莫如勿置於是詔三考官止較科目選至常調悉還吏部又請修甲曆南曹置別簿相檢實吏不能爲姦始奏選者納直給符告居四年凡調三千員時謂爲適以兵部兼御史大夫判度支王師討淮西於陵用所親爲供軍使王唐鄧而高霞寓騰牒度支以餉道乏及戰敗詔責之指以爲言帝怒貶於陵郴州刺史徙原王傳復以戶部侍郎知吏部選李師道平詔宣慰淄青朝廷始議分其地而劉悟節度滑州未出鄆於陵趣使上道還奏帝悅其能會浙西觀

察使李儵死皇甫鏞奏忌於陵薦以代儵帝不之可穆宗立遷戶部尚書爲東都留守數上疏乞身不許授太子少傅封弘農郡公俄以尚書左僕射致仕詔賜實俸讓不受於陵器量方峻進止有常度節操堅明始終不失其正時人尊仰之大和四年卒年七十八冊贈司空諡曰貞孝四子景復仕至同州刺史紹復中書舍人師復大理卿中子嗣復位宰相自有傳

馬總字會元系出扶風少孤寡不妄交游貞元中辟署滑州姚南仲幕府監軍薛盈珍誣南仲不法總坐貶泉州別駕盈珍入用事福建觀察使柳冕希旨欲誅之會刺史穆贇保護乃免徙恩王傳元和中以虔州刺史遷安南都護廉清不撓用儒術教其俗政事嘉美獠夷安之建二銅柱於漢故處劉著唐德以明伏波之裔徙桂管經略觀察使人爲刑部侍郎十二年兼御史大夫副裴度宣

慰淮西吳元濟禽為彰義節度留後蔡人習偽惡相掉訐曠吳有夷貊風總為設教令明賞罰磨治洗汰其俗一變始奏改彰義為淮西尋擢拜淮西節度使徙忠武改華州防禦鎮國軍使李師道平析鄆曹濮等為一道除總節度賜號天平軍長慶初劉總上幽鎮地詔總徙天平而召總還將大用之會總卒穆宗以鄆人附賴總復詔還鎮二年檢校尚書左僕射人為戶部尚書總篤學雖吏事倥傯書不去前論著頗多卒贈右僕射諡曰懿

贊曰巢父恃正義觸羣不肖謀不以權遂喪其身寧邠皆所謂邦之司直者後世卒蕃衍公綽仁而勇於陵方重總沈懿皆有大臣風才堪宰相而用不至果時有不幸邪穆崔柳代為孝友聞家君子之澤遠哉

孔穆崔柳楊馬列傳第八十八終



唐書百六十三

安政戊午仲冬以方曆刊本一校句讀畢

侍從管夏長

